

溫州府圖書館

禮記卷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下第四之二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釋文難乃旦反

鄭氏曰諡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謂尊卑之差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方氏慤曰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非博聞者不能故曰文班言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愚謂

諡起於周公皆取其行之至大者一字以為諡所謂節以壹惠也至戰國時周有威烈王慎靚王秦有惠文莊襄等王而二諡始此然據檀弓則趙武在春秋時已有獻文之稱而公孫拔諡至三字尤古今所未有也左傳敘齊豹作亂事甚詳當時從公者為公南楚析朱鉏諸人平亂者為北宮喜衛侯賜喜諡貞子朱鉏諡成子初不言拔有衛君之事豈後人因喜及朱鉏賜諡事而誤以為拔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

也釋文駘大來反

鄭氏曰石駘仲衛大夫石碣之族庶子六人莫適立也

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愚謂左傳言立子之法年鈞以德德鈞以下駘仲庶子六人未必皆同年蓋既皆庶子故不論長幼直以下決之蓋駘仲之遺命也兆謂得吉兆沐浴佩玉則兆掌卜者謂之之辭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守禮而不惑於禍福也以龜為有知者所卜得其人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釋文亢音剛又

若浪反養羊尚反

鄭氏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也

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孔氏曰論

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昭二  
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魯人將  
擊子車子車射之殪故知是齊大夫愚謂家大夫即宰  
也子亢度二人不可以理爭故言欲以二人為殉所以  
使其懼而自止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

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

斯之謂禮釋文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

豆而食曰啜菽斂力檢反還音旋稱尺證反鄭氏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孔氏曰啜菽以菽為

粥而常啜之愚謂食有黍稷之屬今但啜菽而已食之

貧也飲有漿醴之屬今但飲水而已飲之貧也養而能

盡其歡則先意承志雖薄而無害於孝葬而能稱其財

則必誠必信雖儉而無歉於禮夫所謂孝與禮者亦務

乎其本而已不然雖日用三牲備飾牆嬰奚當焉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

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

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釋文從才用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

衛勒紉也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愚謂反國而偏

賞從者則居者之心懼矣莊諫公以弗班所以安反側

之心甯武子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罪正此意也獻公行事備見於左傳蓋無道之君也然

觀於此則猶聽用忠言其所以被出而卒能反國者蓋

亦有由與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

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

方氏曰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斂力檢反還音旋稱尺證反

此氏謂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斂力檢反還音旋稱尺證反

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釋文革本又作亟居力反縣音元潘

普干反○今按縣如字

革急也不釋服而往蓋使人攝祭以終事也柳莊之事不見於左傳觀其諫勿班邑固亦可以為賢矣然喪大記君於卿大夫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莊方祭而卒祭畢而往猶在小斂之前今乃輟祭而往則非禮矣侯伯祭服驚冕而以祔其臣其紊亂王章與曲縣繁纓之賜何異裘氏邑名潘氏縣名書謂書之於券書券而納之於棺所以要言於死者亦非禮也陳氏澠曰此雖有尊賢之心然棄祭祀而不終以諸侯命服而祔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

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

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釋文乾音干屬之玉反

鄭氏曰婢子妾也善尊已不陷父於不義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

繹

釋文去羌呂反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此春秋宣八年經文

也仲遂魯大夫東門襄仲也垂齊地繹祭之明日又祭

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之辭也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籥

文舞也舞以武舞為重文舞為輕祭統舞莫重于武宿

夜是也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文舞而獨用武

舞蓋但去其輕者以示殺樂之意而其重者猶不去也

卿卒不繹者繹祭輕於正祭而公卿君之股肱故卿卒

則不繹今宣公既不廢繹於樂又但去其輕者則其無

而向死神往

朱子曰若弄一器  
或用千歲文用四篇

恩於大臣甚矣宣公立於仲遂生則賜氏以重其寵沒則不廢繹以薄其恩蓋但以權勢為重輕而實未嘗有手足腹心之誼也然則人臣之欲擅權以固寵者其亦可以鑒矣。○夏小正公羊傳皆以萬為武舞東萊呂氏以為文武二舞之總名朱子從呂氏之說今以經傳考之詩簡兮言公庭萬舞而下言執籥秉翟此萬為文舞也左傳楚公子元為宮振萬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此萬為武舞也。惟萬兼文武故或用其文或用其武而皆謂之萬也。文舞為大夏武舞為大武舞以大武為重萬入去籥蓋但去其輕者而已公羊傳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非也正樂四節合舞之前有升歌下管間歌皆有聲者也但曰萬入去籥則於前三節皆不去矣則去籥之意豈以其有聲耶

御樂五音及國策則賦乃

能國時人不應在焉

能機封大以此信問

碑也或曰碑文王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文般音班封彼驗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斂下棺於椁也般

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

嘗其技巧初謂故事言公室視豐碑者時僭天子也豐

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

間為鹿盧下棺以絳繞天子六絳四碑前後各重鹿盧

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桓楹斲之形

如大楹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絳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

絳二碑士二絳無碑孔氏曰豐碑斲大木為碑於椁之

前後及兩旁樹之穿鑿去碑中之木使空於空中著鹿

盧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繫鹿盧人各背碑負紼

吳氏澄三得定而地土二句

去般巧而人母嘗巧則兩

古不決且而得下二句相

孫語其母以試兩之巧者彼

子心其亦有病歎不病其

先二其下有手疑感一詞

而不成言也

陳氏謂世說則嘗巧得以此

母以嘗巧字作一向嘗巧

以他人母試巧而慶其常用

之巧則嘗巧自以已母試

巧而用此字則於兩心

有病病而不病乎蓋使

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知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

椁南北豎長用力深也凡天子之葬掘地為方壙漢書

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南畔為羨道謂之隧以

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輜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

屬紼於棺之緘從上下棺入椁中於此時用碑絳也桓

楹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通而言之亦謂之碑喪大記

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

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

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愚謂公肩假亦魯人史記孔子弟

子有公肩定豐碑天子下棺所用而魯君用之故曰視

豐碑桓楹諸侯下棺所用而三家用之故曰視桓楹此

皆僭禮而假以為故事者僭竊已久故也案天子諸侯

之葬以輜車先從羨道入壙柩車至壙側說載除飾用

碑絳下棺輜上觀絳之屬於棺緘而不屬於輜亦可見

矣遂師註蜃車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輜謂在壙中載之

非載以入壙也既夕禮疏謂葬用軼軸者先以軼軸從

羨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其中最為明析孔疏

謂蜃車至壙說而載以龍輜從羨道入非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

病者乎噫弗果從釋文其母音無

鄭氏曰僭於禮有似作技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噫不

寤之聲孔氏曰嘗試也言般以人母試已巧誰有強逼

於女豈不得休已其無以人母嘗巧則於女豈有病乎

假既告般為是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眾人遂止不果

從般之言

戰于郎公叔禹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

不可也

御業左右傳林聖位此說  
疑語有

陳氏祥道曰居子之於  
人視其人不視其年  
年雖壯而志衰者以  
童可也却忽之較童則  
以童意是也年雖壯而  
有衰意以成人可也汪  
錡之勿錡是也

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  
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  
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釋文  
音童  
遇又音務弗能弗亦作不重依註  
音童踰魚綺反○鄭註鄰或為談

鄭氏曰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  
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  
務人使之病謂時繇役任之重謂時賦稅君子謂卿大  
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欲  
敵齊師踐其言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  
汪名錡春秋傳曰童汪錡魯人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  
以成人之喪治之孔子善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  
葬愚謂禺人言魯既無善政大夫士又不能盡忠故無

以禦寇而安民不可者非之之辭禺人是士既非當時  
士不能死故赴敵而死以踐其言也魯人以汪錡能死  
國故欲以成人禮治其喪孔子善之者以其變禮而得  
宜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  
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  
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悲哀去也展省視之處安也去國無君  
事主於孝居者主於敬孔氏曰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  
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過墓謂他家墳  
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愚謂由不忘墳墓之心推之則  
必思不虧其體不辱其先由敬於墓祀者推之則必思  
無慢於人無惡於人而所以修身而免患者皆在是矣



御案云事對家法... 子路曰然也... 當居大節... 死而後曰天子... 孔子曰魯取其有不思... 教人之心而曰魂...

御案云朝雖大夫... 官三朝... 惟三公... 湯及... 孔子曰... 六曲說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  
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韃弓又及  
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  
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釋  
射食亦反斃本亦作弊婢世反韃勅亮反又及本或作又  
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朝直遙反與音預○鄭註陳  
陵或作

鄭氏曰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以魯昭八年  
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  
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  
於時有吳師棄疾謂商陽仁不忍殺人以王事勸之斃  
仆也韃韃也韃弓不忍復射也揜其目不忍視之也朝  
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皆士也  
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氏曰案左

氏傳戎昭果毅獲則取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者傳  
之所言謂彼勅敵決戰此是吳師既走而不逐奔故以  
為有禮也愚謂手弓謂以手執弓也子手弓而可棄疾  
謂商陽可執弓以射也手弓者商陽從棄疾之言而執  
弓也子射諸者商陽既執弓棄疾又使之射也謂之棄  
疾又謂商陽如前也凡朝位立於庭三朝並無坐法此  
云朝不坐似大夫以上得坐者蓋君既視朝退適路寢  
聽政卿大夫入與君圖事則升路寢之堂孔子攝齊升  
堂是也此時君或與之從容謀議則命之坐矣士不得  
特見圖事故云朝不坐燕禮大夫坐於堂上士立於堂  
下不得與於堂上之坐故云燕不與亦足以反命者言  
位卑禮薄不必以多殺為功也蓋敗北之師本易窮追  
商陽於此乃能存愛人之心而不以邀功為念亦可謂

公親致禭衣於柩前蓋臣於君致禭之禮如此荆人使魯君親禭所以卑魯也魯君雖從其親禭而使巫先拂殯用君臨臣喪之禮又所以卑荆也出爾反爾豈不信哉然當時楚適無知禮者而不之禁設有知禮之臣於魯君入禭之時而止巫於門外則其禮將有不得行矣然則拂殯之事亦倖耳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鄭氏曰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惠伯慶父元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劉氏做曰忌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愚謂左傳云叔弓如滕葬成公是二子乃送葬之使也書謂書方贈物之目也叔弓爲正使故云進此贈物之書忌劉氏以爲忌口是也而其說有未盡者敬叔於懿伯乃絕族者不當避其忌日敬叔之欲不入體惠伯之情也懿伯爲惠伯之叔父禮自期以上皆諱爲之諱者則又當爲之忌也忌日不用蓋心有所動於彼則哀有不得專於此也然以私忌而稽君命則非禮此禮之又當變通者也此一事於敬叔見其有和衷之雅於惠伯見其明公私之義可謂各盡其道矣○鄭氏謂敬叔有怨於懿伯恐惠伯報怨而不入疏云敬叔殺懿伯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愚謂懿伯敬叔皆魯之大夫若果相殺其事何不見於春秋之經傳且敬叔果難惠伯當辭之於

受命之日不當避之於至勝之時其說不近人情惟左傳杜氏註云叔弓禮椒欲爲避仇而疏申其說則謂懿伯爲人所殺敬叔欲惠伯報仇與杜氏之意亦微異大約皆傍緣鄭氏之說而畧變之皆穿鑿無稽之談耳且以忌爲忌日則爲懿伯之忌句辭義已足若如鄭杜之說則立文太簡指不分明使後人讀之而不得其說必不然也○孔氏曰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呼懿伯爲從祖註云敬叔以懿伯爲叔父誤也愚謂叔父自惠伯指懿伯而言鄭氏云懿伯惠伯之叔父是矣而其下乃又出此殊不可曉不獨其所言昭穆之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釋文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奪徒外反肆殺三日

陳尸音四朝直遙反  
○鄭註奪或爲兌

鄭氏曰哀公魯君畫宮畫地爲宮室之位行弔禮於野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春秋傳曰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梁卽殖也肆陳尸也大甲以上於朝士於市無所辱命辭不受命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陳氏澠曰辟讀爲闢謂闢除道路愚謂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而此以在路受弔爲非禮者蓋無位之士及庶民之喪赴告不及於君君不能悉弔也惟遇其柩於路則必使人弔之若有位之士死訃於君則君當弔於其家喪大記君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

大斂焉故蕢尚道受弔而曾子譏之齊莊公與魯哀公雖皆弔臣於道然杞梁戰死莊公急於行弔而不及俟其至家哀公於蕢尚則怠於禮而不弔至葬時柩出在道乃弔之事同而情則異也又士喪禮君大斂而至葬公贈元纁束馬兩至邦門使宰夫贈元纁束今哀公於蕢尚弔之既緩又不親行且至葬乃弔則贈贈皆闕可知此不獨蕢尚之不知禮而哀公之無恩於其臣亦可見矣

孺子蕢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椁嶠諸侯輅而設嶠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釋文蕢吐孫反撥半末反輅勅倫反嶠大報反沈本又作藩同昌審反中竹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

斂日曰蕢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輅車所謂紼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輅殯車也天子畫輅為龍嶠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敢塗龍輅以椁也諸侯輅不畫龍榆沈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輅車滑廢去也三臣於禮去輅今有紼是用輅僭禮也殯禮大夫敢置西序士掘堊見衽顏柳止其學非禮也孔氏曰喪大記大夫二紼二碑是大夫有紼紼即紼也又既夕禮注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輅與此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時用輅紼殯時用軼軸不得用輅紼此文據殯時也陸氏佃曰榆性堅忍然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以撥輪吳氏澄曰榆為輅車之輪轂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為難轉移故設撥以撥其輪愚謂天子諸侯殯以輅車載棺而遂用以殯大夫士以軼軸升棺而殯則

方氏慈曰為棺之重也  
為棺必用榆之故榆沈之故  
也故設撥以撥之故也  
榆沈而沈也  
律氏師魯曰設撥榆沈之  
人也  
紼者云法兵治以榆木為  
木性沈重本又宜紼不  
設何據而知此設撥紼  
印佛夫棺不用佛其  
佛棺何以行法吳氏澄  
以撥輪大輪固易行  
何持據

紼者云法兵治以榆木為

何持據

去之士喪禮不言升棺用紼而王制言越紼行事則用  
輶以殯者固有紼矣蓋輶車以榆木爲輪轂其質沈重  
則自下而升階也難故使人居旁以紼撥舉之以助其  
行若軼軸輕則無所事此矣顏柳孔子弟子顏幸字子  
柳不中謂不合法式撥爲輶車而設三家設撥爲僭禮  
無輶而設撥則僭禮而不中矣有若言三家僭禮以微  
止哀公顏柳以其言微婉恐哀公不喻其意故又正言  
以止之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  
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釋文爲于僞反下  
弗爲服同與音餘

鄭氏曰妾之貴者爲之總耳哀公爲妾齊衰有若譏而  
問之魯人以妻我者言魯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變妾  
文過非也愚謂爲之齊衰以妻之服服之也士爲貴妾

總大夫以上爲妾無服左傳公子荆之母嬖欲以爲夫  
人此又爲其妾服妻之服哀公不辨於適妾之分如此  
此孔子所以有大昏之對歟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  
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  
道而葬後難繼也

釋文長  
丁丈反

鄭氏曰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成邑宰或氏季  
犯躐也庚償也愚謂子臯不從申祥之言者蓋以爲上  
有體不欲行小惠以悅民爾鄭氏以爲恃寵虐民非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  
爲服也

釋文餽本又作饋  
其位反使色吏反

鄭氏曰違去也弗爲服以其恩輕也愚謂位定然後祿  
之仕而未有祿謂初適他國而未有定位若孟子在齊

鄭氏曰見在臣位思有  
同也亦有饋有饋於居  
也此氏曰臣位思有  
亦有由也

國語補遺與易同  
李氏曰曰寢曰歆  
每賜不任其有賜而  
王所學王曰獻王是  
賦賦、禮也

是也君有饋謂有饋於此臣也君不曰賜而曰獻君使  
焉不曰君而曰寡君去國而君薨則不為反服蓋君不  
敢以純臣待之而已亦不以純臣之義自處也左傳陳  
成子謂荀寅曰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時荀寅在齊而成  
子與之言稱寡君正與此合

虞而立尸有几筵

孔氏曰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大斂  
奠但有席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  
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畢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時  
已有虞祭更立几與筵相配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經  
帶布席於室中右几是也此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  
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註云謂殯  
奠時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愚謂此下言宰夫以木鐸命

於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則諸侯之禮也然則此虞有几  
筵亦據諸侯之禮言之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  
素几與士虞禮同設几而右則已神之蓋亦虞祭之几  
筵爾是天子喪奠亦無几也喪奠無几以下室之奠有  
几筵也虞雖有几筵而下室之吉几筵尚設以虞之几  
筵乃素器也至卒哭以吉祭易喪祭則殯宮設吉几筵  
而下室不復設几筵矣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

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釋文舍音捨

鄭氏曰諱謂避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謂不復饋食於  
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自  
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愚謂周人以諱  
事神卒哭而諱者為明日將祔而廟祭之禮自此始始

鄭氏曰易曰易之書曰為  
成湯書曰帝乙之世王天  
錫命既而用名  
御樂而記播師之世  
孫可與祖同名不諱不知  
編而後祖也名孫小也石欽  
武王名發付父序乙名發

以鬼神之道事之故曰生事畢而鬼事始也宰夫於天子天官之考也諸侯其上士歟周禮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木鐸鐸以木爲舌奮之以宣政教者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廟遷則不諱其名恩有所殺也新謂新死當耐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者諸侯之喪其爲廬堊室自寢門之外至庫門之內皆有之故徧以告之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鄭氏曰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囊韞釋文囊音羔韞本亦作韞敕亮反

鄭氏曰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編冠也赴謂還告於國以告喪之辭言之也囊甲衣韞弓衣兵不載示當報

也方氏慤曰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以喪禮處之愚謂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列有五曰死亡曰凶札曰禍裁曰圍敗曰寇亂此五者同爲凶禮其服皆素服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衣乘素車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檀弓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春秋傳秦師敗于殽秦伯素服郊迎蓋皆以喪禮處之也素服謂素衣素冠素裳也檀弓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大司馬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則素冠皆厭伏如喪冠之制也軍敗固當報然亦當視其事之何如若非有讎恥之當雪而忿兵不已此秦穆彭衙之役春秋之所不取也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鄭氏曰焚其先人之室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

有虧傷火人火之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孔氏曰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陸氏佃曰春秋書新宮災諱火耳災非人之所能爲也陳氏澹曰哭者哀祖宗神靈之無所託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釋文重直用反苛音何本亦作荷識申志反又如字

鄭氏曰而乃也夫之父曰舅方氏慤曰虎之害人可逃而苛政之害人無可逃此所以寧受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釋文夫音符虛本亦作墟同起魚反解佳買反舊胡買反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豐曰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止也重強變賢也時公與三家始有惡懼將不安豐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廢滅無後之地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眾以信其後外恃眾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愚謂民履可哀之地則自哀履可敬之地則自敬其所以感



之者真也。虞夏之所以能使民敬信者，亦有其可敬可信之實而已。殷人作誓，周人作會，德不足而以敬信強其民，而民反疑畔矣。解離散也。時哀公與三桓有惡，君臣之間相疑相侮，故其問豐如此。豐言此者，欲公反求諸已，積誠意以感人，而毋徒恃乎言辭約誓之末也。○孔氏曰：案尚書夏啟作甘誓，左傳夏啟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言殷周者，據身無誠信，徒作盟誓而民始疑畔者耳。非謂殷周始有誓會也。馬氏晞孟曰：殷周盛時，以禮義道其民，而又有誓以致其戒，有盟會以聽其政。大司徒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盟盟萬民，犯命者是也。其民始於不敢欺，而終於不忍欺。誓會之助於教，豈小補哉？及其末也，無德教而徒恃誓會，故民始疑畔，不修其本，而一之於末，民其不解乎？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釋文爲于僞反

慮居謂謀居處之安也。無廟謂新主未入於廟也。蓋喪畢雖將復寢，然未吉祭以前，主未入廟，則不當預謀其所處之安也。危身謂滅性也。二者雖有賢不肖之殊，而其害於孝則一也。○鄭氏云：慮居謂賣宅舍以奉喪，非也。古人田宅皆受之於官，安得賣之以奉喪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釋文長丁丈反，下官長同。深式鳩反，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反，隱於刃反，號戶

高反○右還其封且  
號者三八字爲一句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往而觀其葬者往弔之也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恕死斂以時服斂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亦節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孔氏曰襄二十九年昭二十七年季子皆出聘襄二十九年孔子纔九歲此云孔子往觀其葬故知爲昭二十七年愚謂水經註奉高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坎壙也深不至泉者足以藏棺槨而已不過深也封加土也橫曰廣直曰輪廣輪纔足揜坎不過大也人俯而可以手憑不過高也袒袒衣而露其臂也凡禮事吉凶皆左袒士喪禮飯口上

人出南面左袒是已還遶也右還者季子在墓道東西面又轉而南行又轉而北行而遶之也右遶其封且號者二謂還繞其封且號哭者凡二匝而止以將還吳而與之訣也言骨肉歸復于土乃始終之命無可如何以愍其尸柩之不能還吳言魂氣無不之以冀其精氣之隨已而歸亦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意也季子在塗葬其子其視常禮蓋有所殺矣故孔子善其合禮而不質言正以見其能隨時斟酌而得乎禮意也此篇所言如將軍文氏之受弔汪錡之勿殤季子之葬其子皆變禮而得正者所謂禮從宜者於此可以見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

釋文易以政反○  
鄭註考或爲定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弔含弔且含也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易謂臣禮于謂君禮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以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顧氏炎武曰註考公隱公益之曾孫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居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尙能行王禮於隣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愚謂容居徐使者之名也雜記諸侯相含使者致命曰寡君使某含今容居不用此辭而曰使容居坐含進侯玉蓋天子遣使致含於諸侯之辭也故邾之有司以其非禮而辭之易謂簡畧于謂廣大易則易者謂大夫來弔位卑而簡易則行簡易之禮于則于者謂諸侯來弔位尊而廣大則行廣大之禮也容居列國之臣今乃自比天子之大夫以敵諸侯是易于之禮雜也徐入春秋爲小國僖二年始見經旋以從齊爲楚所伐其後依倚吳楚之間非敢僭擬天子者蓋其先世曾強大僭竊後世相習而不知其非耳○鄭氏謂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非也諸侯於鄰國之喪皆遣使無自弔含之禮曹宣公卒於師諸侯請含因在會偶爲之耳非常典也孔疏謂親致璧於柩及殯上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謂之不親含亦非也鄰國弔含之使其至必在襲斂之後疏見註親含之說不可通故爲此說以曲護之然雜記致含惟有委諸殯東南隅之禮無所謂親含不親含之別也容居之見辭於邾人以其辭之僭擬天子非以其親含也視下文言無所不用斯言則當時之所爭者可見矣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鄭氏曰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愚謂無所不用斯言者謂無所不用此天子致命於諸侯之辭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曰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方氏慤曰他室異室也愚謂子思之母嫁庶氏非姓庶氏也爲嫁母無服蓋當申心喪十五月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鄭氏曰祝佐含斂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杖是喪服之數故呼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若子亦三日而杖也官長服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國中男女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旣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則知

御筆五伯五十四年  
孝福改述于此等事  
恐屬傳聞

今云三日五日  
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愚謂五日官長杖官長達官之長謂卿大夫也若士則七日而杖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是也若諸侯之喪則士與大夫同以五日而杖以諸侯五日成服無不杖者也此及喪大記皆不言士者文畧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釋文勿勿粉反徐亡粉反

鄭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者畿內百縣之祀也孔氏曰百祀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槨者送之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也吳氏澄曰廢其祀勿其人蓋設此辭以令之以見王喪尤重於神祀如誓師而曰

無敢不供女則有大刑是也愚謂為槨必斬百祀之木者蓋社木神之所憑常時不伐以其歲久而高大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釋文饑本又作

鄭氏曰蒙袂不欲人見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履也

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食之非敬辭也從

猶就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陳氏澔曰微與

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

嗟雖可去其謝則可食矣吳氏澄曰曾子之言得中之

道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飢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奉食同音嗣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奉芳勇反與音餘

陸氏曰凡在官者殺  
殺弑弑居若用一官而  
生焉弑弑弑弑弑弑弑  
父者凡在官者弑弑弑  
是父子兄弟相弑弑弑  
已情也

吳氏曰凡在官者殺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方氏曰凡在官者殺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  
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  
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  
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釋文殺本又作弑同式志反瞿  
本又作懼紀具反斷丁亂反殺  
其如字壞音怪  
洿音烏豬音誅

鄭氏曰定公獲且也魯文公十四年即位民之無禮不  
教之罪弑父弑君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  
室洿其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  
為豬踰月舉爵自貶損也孔氏曰臣之弑君凡在官之  
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子之弑父凡在官者  
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  
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  
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釋文奐音喚本亦作  
煥要一遙反京音原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  
皆發禮以往輪輪困言高大奐言眾多心譏其奢也祭  
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全要領  
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  
當為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孔

氏曰輪謂輪困高大奐謂奐爛眾多既高又多文飾故  
重美之頌頌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愚謂獻文蓋  
二諡也歌謂祭祀作樂哭謂居喪哭泣聚國族謂與國  
中僚友及宗族聚會飲食也頌者稱人之美禱者祈已  
之福張老因頌寓規故為善頌文子聞義則服故為善  
禱

凡在官者殺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弑弑弑弑弑弑弑弑

御案家法未白孔子語或曰以其類附記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釋文畜許六反又許又反貢本亦作贛音

鄭氏曰畜狗馴守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路馬君所乘

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方氏慤曰魯昭公乘馬墜而

死以帷裹之愚謂埋之以帷則不以其敝者也記者因

孔子之事而并及埋路馬之法蓋犬馬皆有力於人故

其死而埋之也猶有恩焉而或帷或蓋或敝或不敝大

小輕重之差亦寓乎其間矣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為君在弗

內也會子與子貢入於其廡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闈人曰

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

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釋文內音納鄉許亮反辟音避今按辟之辟當音闈婢亦反

闈人掌門者不內二子者君弔方與主人哭踊之時於

禮不得內弔賓也入於廡而脩容者敬君而更自整攝

也鄉者已告者君行弔禮畢已告於擯者而內之也辟

之為之辟也周禮闈人凡命夫命婦之出入則為之辟

則弔賓入而辟之者闈人之職然也內雷大門之內雷

水處也喪大記君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後至哀公弔時

卽位於阼主人在中庭北面既哭拜稽顙成踊主人乃

就西階東北面視肆若卿大夫則斂時升堂視斂既斂

而復東方西面之位二子士也其位在西方東面時二

子以君在阼而就之故既入門折而東行又折而北行

於其北行而及內雷也卿大夫在西面之位皆辟之二

子士也

彭氏曰疏曰此亦記者之  
通弟有二定一容服若備  
密則二子初乃不備密乎  
姚氏辨教曰二子弔於季孫  
適值居在自當待命而入  
對時政中故比故弟有加  
心臣禮命常情俗人不知  
若謂若備密其居子士當時  
之弔為君子者非知禮之  
君子也

御案士表禮居視斂出主

人拜送張拜大夫士

若旁疏以位為不待其前

卿大夫同時禮居又若則居

時後也其目不入於雷也

史事士也若若同禮也

子進而就君君降一等揖之乃退就已之弔位也當時之君子以二子脩容而君大夫敬之故有盡飾行遠之說然不知二子之所以見敬者以君大夫素知其賢而非一時脩容之故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釋文說音悅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

反本又作匍匐音同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闕視也微猶非也孔子善其知微愚謂覘者以子罕能得人心故知其不可伐孔子善之者以其能即小以知大也子罕

能哀一介夫之喪則其平日之恩澤及於民者必深矣非獨晉而已雖天下有更強於晉者亦無能當之守國者不在於甲兵之利山谿之險而在人心之和於此可見矣然按左傳襄公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是時晉宋方睦晉安得有伐宋之謀記言恐誤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氏曰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吳氏澄曰莊公薨歷十一月始葬時閔公幼弱

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篡立不君生君因亦不天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至閔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遽行吉禘後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愚謂如鄭氏之說則是莊公之喪閔公既葬即除羣臣既卒哭即

御案云衣不衣有節與子罕

身為大夫一介夫死如哭

衣凡當齊說係左

何以知此禮結情以子國

人之禮非一若若為一以者

必不爾子罕者也說周

云云也則夫子一言聖子

罕此而感同時向後往未

晉楚成河兵之盟也晉

宋尤陸晉何事故伐宋

乎說宋之說為夫宋皇

國父為平以說聖子罕記

執其功其人亦誰若止與人

向其致子罕曰宋國臣之而

有沮禮焉亦也且正

知夫禮如左觀以一事介

夫之說不辨而皆也



除則是喪不至期其爲短喪也甚矣魯爲秉禮之國雖  
國家多故豈有服其君父不至期者且莊公以二十二  
月吉禘春秋尚書以譏之若果以期喪服先君則其失  
禮視吉禘爲尤甚春秋何反不書且果如鄭氏之說則  
記於閔公當云旣葬而除不當但云經不入於羣臣當  
云卒哭而除不當但云麻不入也云經不入則猶有帶  
矣云麻不入則猶有葛矣按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  
酉吉禘於莊公吉禘者禫除踰月新主遷於廟而行吉  
祭也杜預謂莊公別立廟而吉禘胡氏謂行禘祭於寢皆非是喪以二十五日大祥  
二十七月而禫踰月始吉祭莊公之喪以二十二月吉  
禘視常禮短六月是其祥禫之期有不能如禮者春秋  
書吉禘之速則其喪制之短固可見矣然謂服期而除  
則恐不然疑閔公旣以十一月除首經遂以二十一月

除要經衰杖至二十二月禫祭旣畢而遂行吉祭與至  
莊公之喪所以不能如禮者鄭氏謂閔公急正君臣吳  
氏謂慶父不天死君則是時閔公幼弱而慶父專政吳  
氏之說爲得其情又按鄭氏喪服斬衰章註云斬衰不  
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又齊衰三  
年章註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  
卒哭異數又大功章註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旣虞士  
卒哭而受服今以莊公之喪觀之其葬也以十一月其  
吉禘也以二十二月而喪主以旣葬便除首經可謂不  
如禮之甚者然而羣臣變麻服葛猶必以卒哭則諸侯  
受服亦以卒哭於此可見而天子亦當無異禮矣所以  
喪服於斬衰齊衰之喪不言受服者蓋自大功以下卒  
哭受服喪畢而除卒哭以後更無他服而齊斬之服卒

哭受服以後有練祥禫變除之節專言卒哭受服則不該兼言練祥禫之服則文繁此齊斬之喪之所以不書受服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從才用反釋文女如字徐

鄭氏曰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孔氏曰狸首之斑然言斲椁材文采似狸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言孔子手執斧斤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劉氏曰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女手之卷言沐椁之滑膩吳氏澄曰此舊歌辭而壤歌之耳非壤自作此歌也愚謂

御案云晉沈君母卒沈

一辨曰血衣經骨正時故

為死孝想原壤之是此

種故為較誕而之性

過人夫子平日之性母

死之功未持甚情若此

後登木歌殊出意外大

子若為君同於此見愛

載生處氣象逆來則理

人此等入且派遠之志

厥若此世字隱隱及我

性喪所守

歌辭之義不可知然壤歌此必有疑義劉氏之說為近是已絕也從者以壤無禮已甚欲夫子絕之夫子以為親故之人雖有過失未可遽失其為親故隱惡以全交也○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大過否曰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愚謂原壤母死而歌與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臨喪而歌相類蓋當時為老氏之學者多如此然壤之心實非忘哀也特以為哀痛在心而禮有所不必拘耳故夫子原其心而畧其跡而姑以是全其交也若朝死夕忘曾鳥獸之不若者聖人豈容之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盼作起也愚謂吾誰與歸言吾將以誰為賢而歸之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釋文父音甫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植直吏反又時力反知音智○鄭註植或為特

鄭氏曰陽處父襄公之大傅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愚謂并者兼攬眾權植者獨立已意處父以此招眾怒而殺其身是無保身之知不足為賢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鄭氏曰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愚謂舅犯圖利其身而不

顧君位之未定是無愛君之仁不足為賢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鄭氏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愚謂有愛君之仁而不忘其身則知有謀身之知而不遺其友則仁故文子以為賢而歸之謂文子知人者所論賢否得其當也○孔氏曰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已故不見之非無故相遺也愚謂晉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蔑蓋與於立雍之謀者故晉立靈公而先蔑奔秦士會非與謀立雍可以不必出奔而從蔑奔秦所謂不遺其友也至其在秦不見先蔑所以明其無相私黨

吳氏澄曰并植二字未詳  
姑射射註并猶專也如射  
如木植國語植廣五經  
并蓋廣字缺植蓋  
正字植也

之心既以自明而亦所以全蔑亦不得為遺其友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  
 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焉釋文追然音退本亦作退勝音升呐如悅反徐奴劣反屬音燭○鄭註退或為妥  
 鄭氏曰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柔和貌  
 呐呐舒小貌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  
 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生不交利廉也死不  
 屬其子潔也陳氏濬曰雖有舉用之恩於人而生則不  
 與之交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之廉潔之至愚謂趙文  
 子之為人亦可謂賢者然以宮室之後肆夏之僭見譏  
 於世蓋其天姿雖美而未嘗學問生僭侈之世相習成  
 風而不自知其非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

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吾  
 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釋文學戶教反衣衰依註衣作齋音咨繆依註讀曰繆居  
糾反喪如字○鄭註衍或為皮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  
 衣當為齋壞字也繆當為不繆垂之繆齊衰繆經士妻  
 為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以  
 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總衰小功之縷而四  
 升半之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  
 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服之姑姊妹在室  
 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愚謂繆結也繆經以繩一條自額  
 向後而交結於項也環經為之如環以加於首也舊說  
 謂環經一股非也繩必兩股而後能固結凡經皆然一  
 股者不可以為經也喪服傳曰長殤九月纓經中殤七

月不纓經又喪服大功章曰牡麻纓經經之有纓者止於大功九月則自小功以下經皆不纓矣不纓者其環經歟穆之故垂其餘以爲纓爲之如環故無纓則穆經者大功以上之經環經者小功以下之經也舊說謂環經專用於弔服亦非也此爲舅環經其大小疑亦如齊衰之經但爲之如環而不穆耳總衰四升有半與齊衰之升數略相似而其縷輕細環經無纓亦視穆經爲差善故當時多服之叔仲衍習見當時所服反以齊衰穆經爲非子柳亦以衍之言爲然而請改之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子柳言已昔服姑姊妹亦如斯無有禁止我者以見其可服也於是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言衍與子柳之不知禮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

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釋文成本或作邨音承

鄭氏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綏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綏謂蟬喙長在腹下孔氏曰成人不爲兄服聞子臯至孝來爲成宰必當治不孝之人故懼而制服蟹背殼似匡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喙長在腹下似冠之綏蠶則須匡以貯絲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爲蠶設蜂冠無綏而蟬口有綏綏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而後畏子臯方爲制服服是子臯爲之非爲兄施亦猶蟹匡蟬綏各不關於蠶蜂也應氏鏞曰此謠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不出於誠心實以喜子臯之孝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以克敬典爲

急而分正東郊必以孝友之君陳風化之機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  
吾情吾惡乎用吾情釋文惡音烏

鄭氏曰子春曾子弟子惡乎猶於何也孔氏曰禮不食  
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強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  
得吾實情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愚謂曾子居喪水  
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春學於曾子者也故其喪母也五  
日而不食皆賢者之過也然曾子則出乎至情而非有  
所勉強子春則勉強以求過禮而情或有所不逮矣故  
以不用其情為悔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釋文縣音懸  
付反暴步卜反尫烏光反暴人之疾子一讀  
以子字向下與音餘○鄭註凡穆或作繆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錮疾  
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杜氏預曰尫者病瘠之人其面鄉  
上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  
求之母乃已疏乎

鄭氏曰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  
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覲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孔  
氏曰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  
暴之以求雨甚疏遠於道理矣按楚語民之精爽不攜  
貳者始得為巫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  
爽不攜貳者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  
徙市不亦可乎釋文為于偽反可或作善

陳氏祥道曰市者交易之所  
中陽也徙市所以強助陰  
中陽與用命世世子孫同意



禮記卷十一終

平陽楊佩芝校

禮記卷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王制第五之一

別錄屬制度

鄭氏曰名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孔氏曰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下文云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時王制之作又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大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愚謂史記言漢文帝令博士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封禪巡守事則此篇作於漢時明矣其中言封建授田巡守朝覲喪祭田獵學校刑政皆王者之大經大法然獨封禪不見於篇中豈二戴之所刪去與漢人採輯古制蓋將自為一代之典其所採以

御案云作此書者必係神已行

周禮未出故以禮相見列於七教

六官未定但司馬司士司書

兵農其大官也司馬司士司書

司馬司士司書司馬司士司書

在田官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春老也形則也



齊而存焉言世守也

及封禪其地漢廷拜馬

司馬如軍法長厥後

文帝深懷幸矣行而

善之成聖說美賜此

入祀中以表其在未遠也

後人能以共其周禮

合錄之而稱甘之而

容其本末也通傳

班氏固曰禮經也而

才高者也其才而

私曰元命也云云

也公平正直侯者

道伯之言曰也而

若奉息宜德男若

大夫者遠人扶道

事也

聖氏夢得曰也近

感大故也其於禮

天子而禮於外禮

稱侯伯侯伯長也

人于長也言其遠

任也言其遠也言

宜也知遠則曰伯

下以智帥人曰伯

禮記集解卷十二

周制為主而亦或雜有前代之法又有其所自為損益  
不純用古法者鄭氏見其與周禮不盡合悉目為夏殷  
之制誤矣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  
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釋文王者如字徐于况反

鄭氏曰祿所受食也爵秩次也愚謂王者之制祿爵此  
一句為下文之綱領此節所言制爵之法也自天子之

田以下至小國之君十卿祿制祿之法也爵定而後祿  
之輕重隨之故先言爵而後言祿也上五等爵之通於

天下者不及天子者尊王也下五等爵之施於一國者  
不及君者尊君也上大夫卿者言上大夫即卿也周禮  
大夫與士皆有上中下此上大夫以下惟有下大夫者  
蓋在王國則二等之士殊命而中下大夫同命在侯國

則三等之士命雖同而祿則異中下大夫命既同而祿  
亦同故士區為三等而大夫則以中從下而止為二等

也此制祿爵之說本取諸孟子而稍有與孟子不同者  
則漢人所欲斟酌而變通之者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曰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  
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愚謂田猶地也方千里者

縱橫皆千里也凡言方者不必正方積方百里者百則  
為方千里積方十里者百則為方百里積方十里者四

十九則為方七十里積方十里者二十五則為方五十  
里也庸與墉同城也附墉不成國不能自通於天子而  
附屬於諸侯也下文云天子大夫之田視子男元士視

御象王氏曰庸其治民之功

因大國以連并天子或曰庸

墉通附庸指城墉而言

若庸也

附庸諸侯大夫之祿倍上士則天子大夫之地亦當倍  
元士以此推之則子男之地倍附庸而附庸半子男之  
地蓋爲地方三十五里又方一里者二十五也天子之  
地百倍於公侯此卽君十卿祿之法而又十之者也公  
侯之地倍伯伯之地倍子男子男倍附庸此卽大夫與  
上中下士之祿遞相倍之法也蓋一則取其形勢之足  
以相維一則取其貢賦之足以相給也○朱子語類直  
卿問封國之制孟子所言如何與周制不合曰先儒以  
孟子所言是夏殷制周禮是成王時制陳君舉言封疆  
方五百里以周遭言其徑止一百五十里如此則男國  
止似一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所載千里四公千里六  
侯之類極分明直卿因問武成分士惟三與孟子所言  
似合曰武成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概建立規模

孟子未見周禮不可以此破司徒職封國之制愚謂孟  
子王制言五等封地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三等武  
成亦言分土惟三此自唐虞夏商以迄於周初之舊制  
也周禮大司徒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侯之地方  
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  
一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男之地方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此周公所立之法也孟子王制所言除山  
川附庸而計之者也故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周禮所言  
兼山川附庸而計之者也故魯頌言大啓爾宇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以魯頌及左傳觀之晉宋齊魯諸國土地  
甚廣必皆不止百里而子產言周制列尊貢重亦與大  
司徒公食者半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相  
合然孟子之告北宮錡慎子及子產答晉人言大國一

同皆以舊制爲言者。蓋周公雖立爲此法，然必諸侯之有廢滅削奪者，然後可以其地增封。齊旣封而蒲姑氏滅，以益齊。魯旣封而奄滅，以益魯。不然則雖欲益封而勢有不可得而行者。故或仍其舊而未能益，或益之而未能及乎其數。其能如大司徒之所言者寡矣。鄭氏不察乎此，而以爲周公實已增封，則鑿爲斥大九州之說。欲言周公斥大九州，則又鑿爲殷承夏末封疆僅方三千里之說，而展轉而益其繆矣。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視比也。元士，上士也。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大都公之田也。小都卿之田也。家邑大夫與元士之田也。公之田倍卿。

卿之田倍大夫，大夫之田倍元士，中士下士不必皆有田。以公卿以下遞相倍之法推之，其受祿之差亦可得而見矣。○大國之卿四大夫祿，而天子之卿僅倍大夫。何也？蓋侯國大夫之祿本少，故大國之卿必四之而乃足。天子大夫之田已優，故卿第倍之而有餘。此言卿大夫元士受地皆視孟子而遞降一等，則漢人之所欲變而通之者也。○胡氏渭曰：天子之大夫雖曰縣內諸侯，而實無五等之號。視公侯視伯視子男視猶比也。謂其祿秩與之等而已。春秋所書王臣來接於我者，如南季榮叔之類，先儒以季叔爲字，無異說矣。惟公伯子與五等之號相混。祭公州公周公亦皆以爲天子之三公。獨子伯之說互異。其曰伯者，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爲寰內之諸侯，是亦以伯爲五十之字也。至杜預注

左傳於祭伯凡伯單伯皆曰伯爵而伯於是乎始為爵矣其曰子者公羊穀梁無說杜於蘇子云周卿士於單子云王官伯於尹子云王卿士是亦與公穀無異而又於尹子王卿士下云子爵成十七年單子註云單伯稱子蓋降稱則復以子為爵矣學者多宗杜氏遂謂周畿內有伯子之爵至宋趙鵬飛據黎錞之說以伯與叔季皆為字人以其晚出而疑之余考穀梁范註於凡伯渠伯糾單伯毛伯皆以伯為字不以為爵范去杜未遠已不從其說奚待黎錞乎王臣稱子自文十年蘇子始子者男子之美稱蓋文宣以後尊王卿士之稱非五等之子也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祿視外諸侯而無五等之封虞及商周末之或改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

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也釋文分扶問反食音嗣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鄭註分或為糞

制者言自庶人在官上迄於君其頒祿之制也先言農田者以其為祿之所自準而起也所食多者地美而力

勤也所食寡者地惡而功寡也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之

屬也其祿以是為差者以是農夫所食之多寡為等級

也周禮疏謂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

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是也○小司徒授地為三等

以所耕之肥瘠為差者也王制之所食有五等以所收

之多寡為差者也其所以不同者何也蓋上地百畝必可任者三人乃能耕之中地百畝必可任者二家五人乃能耕之下地百畝必可任者二人乃能耕之其或受上地而家過乎七人受中地下地而家過乎六人五人

方氏盤曰孟子言百畝一養此言分若分以物存乎法意心法存乎力法定行止力出子互相備也

者則擇其餘夫之長者而授以二十五畝之田其人口減損者亦但退其餘夫之田如此則田固不必歲更而多寡無不均矣故雖家有不止七人者而上地止以家七人為斷也一家之中除老幼者一人其餘男女各半約家五人乃有可任者二人故雖有夫有婦而未至於五人則亦但助其家長以耕而受餘夫之田焉故雖家有不及五人者而下地必以家五人為率也其糞多而力勤則受上地者可食九人中地可食八人下地可食七人視其七人六人五人者而恆歲餘二人之食焉所謂耕三年則有一年之食也若人功不至則上地中地下地適足以食乎七人六人五人而止此所以授地有三等而所食者五等也庶人在官者之祿以四等為差而其家之人數則不可以五人六人七人八人為限至下士之祿視上農夫而又有圭田五十畝雖視庶人在官者為稍優然其吉凶禮俗之費又非庶人在官者之所可例是皆將不免於不足之患是以又有士田官田之授漢書食貨志云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度庶人在官者之受田其法亦如是歟庶人在官者之祿當以賈氏之說為確蓋自徒以至下士遞加以一人之食自下士以至大夫遞加以一倍之祿卿之祿視大夫則倍之三之四之君之祿視卿則十之制祿之差然也至府史胥徒之有賢否勤惰則馭吏之法在非制祿之所及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徐氏曰下土田百畝中土二百畝上土四百畝大夫八百畝大國卿三千二百畝君三萬二千畝次國卿二千四百畝君二萬四千畝小國卿一千六百畝君一萬六千畝朱子曰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庶人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又曰君十卿祿君所私用若貢賦賓客朝聘祭享別有公儲愚謂大夫田八百畝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為十六井之公田一邱之地也小國卿二邱次國卿三邱大國卿四邱則一成之地也君卿之祿厚故三等之國視地之大小而區殺之大夫以下祿薄不可復殺故三等之國同也○此言諸侯卿大夫之祿止於如此而又有所謂百乘之家者何也蓋有千乘之國乃有百乘之家斯制也蓋起於周公擴大諸侯之後而亦惟魯衛齊晉諸大國已益封土者乃能有之與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鄭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類聘並會之序也孔氏曰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下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卿在大夫上知者以卿執羔大夫執鴈卿希冕大夫元冕卿不得在大夫下也愚謂大國公也次國侯伯也小國子男也蓋制祿則侯上而從公同為百里故公侯皆為大國制爵則侯下而從伯同為七命故侯伯並為次國上大夫謂下大夫之上者大射禮所謂小卿是也此一節又申言制爵之事也



至商革命必削其多者以與少者則彼未必服或以生  
亂又如周襄王以原田與晉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蓋  
世守其地未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須有空地方可  
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若武王不  
得蒲姑之地即大公亦未有安放處○自此以下至曰  
采曰流承前言封國之法申言制祿之事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  
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  
祿士以為間田釋文盼音班

孔氏曰名山大澤不以盼亦為與民共財不障管也畿  
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  
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愚謂此言畿內所封之國數也  
畿內之國在稍縣都二等之地言縣內者舉其中以該

內外也百里之國三公之田也七十里之國卿之田也  
五十里之國大夫之田也公卿人少而國多者容有以  
功德而世國者也大夫人多而國少者容有不受田而  
但賦之祿者也元士受地視附庸此不言者於祿士中  
包之也畿內之間田周禮公邑之地也○鄭氏謂三等  
之國兼以待封王之子弟然王子弟之賢者未嘗不為  
公卿大夫則即受公卿大夫之地不必更受地也其不  
能為公卿大夫者雖亦必有田以養之而恩或從其殺  
矣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釋文與音預

此總言畿外畿內所封之國數也○鄭氏謂夏時萬國  
地方七千里夏末減少殷湯因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



之地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至周公復唐虞之舊域要服之內方七千里此不經之說也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雖左傳魯大夫之言實不可據天子巡守朝於方岳者不過當方諸侯未有舉天下之諸侯而盡朝於是者也鄭推萬國之數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而在畿內者四百然禹貢五服不過五千里耳且王畿方千里封方五十里之國四百而地已適盡而天子將安所容乎胡朏明云古言中國者禹貢甸侯綏三千之里之地也所謂四夷者要荒二千里之地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之所不治是也此言極爲分明王制九州之地方千里者九合爲方三千里此據中國言之禹貢甸侯綏三服之地也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則并數要荒而爲方五千里禹

所謂彌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則極乎四海言之禹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又在方五千里之外者也周制王畿千里當禹貢之甸服畿外分爲九服每面二百五十里兩面合爲方五百里每以二服當禹貢之一服其多於禹貢者藩服每面二百五十里而以衛服內爲中國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是也以蠻服爲要服大行人言要服六歲一見周官言六服羣辟是也以夷鎮藩三服爲荒服大行人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至於通道九夷又蠻則爲四海之地而禹所咸建五長者也殷制不可考國語云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又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與商頌言來享王者合疑此乃殷制也賓服分侯衛要服分蠻夷荒服分



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愚謂管仲言大公賜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此周時東伯所主之地也。河謂西河雍冀二州之界西至於河所謂自陝以東也。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有穆陵關。荆州之北境也。無棣今滄州之鹽山縣。周幽州地也。是東伯所主者幽青兗豫而其南當盡揚州。但以對楚言故舉楚北之穆陵耳。西伯所主自陝以西有雍州之地。而北則連并冀南則得荆州。正與東伯各主天下之半。朱子疑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蓋未詳考耳。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鄭氏曰甸服治田出穀稅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流謂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否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方氏慤曰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此則要綏之服在其中。愚謂此據禹貢之法言之也。千里之內曰甸即禹貢之五百里甸服也。禹貢據一面言之故曰五百里。此據兩面言之故曰千里。甸田也。千里之內其田賦入於天子故謂之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此禹貢侯綏要荒四服之地也。采即禹貢之侯服百里采言但采取美物以貢天子而不共其田賦也。流即禹貢之荒服二百里流言其為流放人之地。大學言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左傳言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是也。自采以及流則畿外四服之地悉在其內矣。上言九州之地僅為方三千里。此又言甸服千里之外極乎荒服之流而止。而其地不盡於九州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九卿三孤與六卿也此蓋漢初未見周禮徒聞九卿之名而不知三孤之無職事故欲於九卿之下各置大夫三人元士九人其所以必皆三倍之者亦以九卿之數三倍於公故放而遞倍之也此大夫元士惟謂其屬於九卿者若周禮大宰之下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者非謂天子大夫元士之數止於此也鄭氏以此爲夏制非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以職而計之也此公卿大夫元士之數以人而計者也周官三百六十而其人數則多矣夏官百殷二百必非一職止一人爲之若夏天子止有官百人豈足以理天下之事耶○自此以下至下大夫一命言設官之法與其命數之異又申言制爵之事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鄭氏曰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孔氏曰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五大夫謂司徒下置小卿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空下亦置二小卿小司寇小司空也司馬事省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小國亦三卿此言二卿誤也案前云小國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

愚謂命於天子者謂天子加以爵命若周定王以黻冕命晉士會爲大傅是也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則下大夫當有小宗伯而無小宰而小宰之事小司徒兼之也此五大夫二十七元士亦惟謂其屬於三卿者周禮大宰職所謂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非謂一國之大夫上士止於此也大射禮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小卿乃下大夫之上卽此下大夫五人是也而又有繼而東上之大夫又有東面北上之大夫則大夫之不止於五明矣次國亦謂侯伯也左傳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此侯伯之國二卿命於天子也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惟言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不言一卿命

於天子者文省也。○上文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宜承此下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釋文監古

古銜反

鄭氏曰使佐方伯領諸侯愚謂方伯之國設三監經傳皆無其事而惟見於此篇豈其聞周初有三監監殷之事故欲放而設之與三監之說見於書序及漢書地理志蓋武王旣滅殷殷之畿內千里分其地以封武庚管蔡等班固及尙書孔傳以武庚管蔡爲三監鄭康成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監卽諸侯也書云王啓監厥亂爲民周禮大宰職立其監是也殷之監不止於三曰三監者據其爲亂者三人也仁山金氏云凡封於殷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曰三監其實武庚亦

禮記集解卷十二  
監也此言是也後世失其說謂三監乃監於武庚之國者而漢人遂欲於方伯之國皆設三監亦異於先王之制矣既使爲方伯而又立爲三監以窺伺其動靜牽制其手足此乃末世猜防之術曾謂先王之世而有是乎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縣內諸侯謂天子之公卿大夫受地視公侯以下也祿者言予之地以爲祿居其位乃食其地而不得以國傳世也外諸侯嗣者畿外諸侯得繼世而立也○內諸侯雖不世然其有功德者亦得世之若周召單劉之屬是也凡祭亦畿內國而富辰與列國並數此畿內亦有世國之明證但其所制之田以爲公卿之祿者則不世耳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諸子掌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

卒此篇言羣后之子卿大夫之適子皆入學鄭云羣后三公及諸侯卿大夫之上有諸侯則諸侯與卿大夫有別矣蓋總而言之則天子之卿大夫皆內諸侯也別而言之則世國者爲諸侯不世國而居其位者爲卿大夫也卿大夫之田以爲之祿王無所取焉若予之國而使<sub>之</sub>世者則有所貢於王司勳凡賞地參之一食是也左傳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畿外之國男之地方百里而王食其四之一畿內之國自方百里以下而王乃食其參之一故曰重若諸侯入爲卿大夫則又加賜之田司勳所謂加田無國征是也蓋不如是則諸侯之爲卿大夫者反如其不爲諸侯之卿大夫得以全食其田之入矣○疏謂公卿之子父死得食其父祿此蓋徂於世祿之說而失其義也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

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父子爵同者無論已如父為卿而子為大夫則食大夫之祿而不必食卿之祿矣父為大夫而子為士則食士之祿而不必食大夫之祿矣其不可用則雖不得仕亦必有祿以養之而其恩之隆殺澤之久近亦必有其節焉初非遂食其父之祿使得傳之無窮也夫然故地不虞其不給而恩不患其無等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釋文卷音 袞古木反

朱子曰天子之制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

鄭氏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愚謂制謂命數之制也卷與袞同袞冕九章之服也三公八命服鷩冕加一命則為上公而服袞冕若有加則賜者謂袞冕之外更加餘服則出於王之特賜而非常制也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藻火粉米宗彝黼黻

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此王之服十二章也公之服自袞冕以下今於袞冕之外更有加賜則其為兼畫星辰者與加賜於命服之外所謂褻衣者也不過九命者言服雖加而命則止於九也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者侯伯服鷩冕子男服毳冕亦或有加賜之服若詩言韓侯入覲而王錫以元袞是也然服雖加而命亦不加故曰不過七命不過五命於內臣言三公而不言卿大夫舉上以見下也於外臣言次國小國而不言大國舉下以見上也。周禮司服孤之服希冕以下卿大夫元冕以下士爵弁以下皆據諸侯之臣言之而不及天子之公卿大夫士蓋以典命有衣服各如命數之文與司服可互參耳三公一命卷則三公之未加命者服鷩冕矣三公八命而服鷩冕則孤卿六

命而服毳冕大夫四命而服希冕上士三命而服元冕  
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並服爵弁也禮無八章六章四  
章之服故天子公卿大夫之服皆視其命而遞降一等  
若其自祭之服則爵弁者元端元冕者朝服希冕者爵  
弁而毳冕以上皆元冕與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  
大夫一命左傳晉侯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  
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卿魯叔孫穆子  
爲卿止於再命季平子叔孫昭子初以再命爲卿及伐  
莒克之更受三命是公侯伯之卿以三命爲極而其初  
升者或惟再命及一命也子男之卿以再命爲極而其  
初升者或惟一命也此蓋先王慎重爵賞之意言大國

之卿而不言次國者次國與大國同也不言小國上卿  
再命者以大國之下卿互明之也不言大國之下大夫  
再命者以小國之下大夫互明之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

此因上文言設官而因言入官之法也官民材謂庶民  
之材者出於鄉學而官之者也論謂考論之周禮鄉大  
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也辨  
明也使謂試之以事也任事謂試之而堪其事也爵定  
其位次也初入仕者必先試之以事若後世試守之法  
視其才之果可用也而後加爵祿故虞書言明試以功  
而後車服以庸所以慎名器而杜僥倖也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釋文畜許六反塗音徒本又作塗屏必政反○政舊如字今音征石

經示作亦

鄭氏曰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及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賜餼也愚謂此承上官民材而言爵人又因爵人而并及刑人爵人於朝謂士也若大夫以上則命之於廟刑人於市亦謂士庶人也若大夫則於朝與士共與衆棄者天命天討皆非君之所得私也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弗與言者以其爲刑餘凶惡之人賤而遠之也屏之四方者虞書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孔傳云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四裔卽荒服之二百里流九州之外卽要服之二百里蔡千里之外謂罪人所

居千里之外非王畿千里之外也唯其所之者既至流放之所則任其所之適不爲之授田里也周禮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蓋擇其材之稍可用者用之其餘則屏之也不及以政不及以征役之事也所以待刑人如此者以示不欲使其生故外之於王化所謂棄之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釋文

朝直遙反

鄭氏曰比年每年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愚謂周禮大宗伯時聘曰問殷纘曰視此諸侯聘於王之法時聘曰問謂王室有事則使大夫問之殷纘曰視謂十二年王有故不巡守則衆使大夫視之是不以比年三年爲常期也

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諸侯之朝於天子以六歲而徧而不以五年也此記所言非周制明矣鄭氏以此大聘與朝爲晉文霸制蓋據左傳子大叔之言然以書考之則五年一朝與下言五年一巡守實虞夏之制也舜典言五年一巡守羣后四朝虞夏五服甸服爲王畿其餘四服分四年而朝一年侯服朝二年綏服朝三年要服朝四年荒服朝五年王巡守明年侯服又朝又如上而周則每服朝王相距各五年矣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則聘義以爲天子制諸侯之法蓋卽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者而漢人欲以其禮施之天子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釋文守手又反本又作特

鄭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呂氏祖謙曰巡守之禮乃維持政治攝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楊氏時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民寡其巡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爲數成周之世其事煩其人衆其於巡守也兵衛多供億繁故行之十二年不爲疏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釋文柴仕佳反依字作柴

歲謂當巡守之歲也二月據其至方岳之月也下放此岱宗東嶽也岱爲四嶽之首故曰宗宗者尊也柴燔柴祭天也王者一歲祭天有九巡守在外則於常祀不能親舉故將出既有類祭而每至方岳之下又舉其禮王

陸氏曰東巡守至行於岱宗  
漢如王莽時陸宗天二  
尊故曰宗嶽山川身亦依故  
曰望祀宗在望上身亦依故  
也下年於宗宗柴燔柴  
亦若林在望上望言類  
亦言宗而已

者之事天猶子之事父母不敢瀆亦不敢曠也望祀山川望祭東方之山川也覲諸侯者覲見當方之諸侯也諸侯朝王四時禮異至朝於方岳則一以覲禮行之故其名皆曰覲也百年之人所闕天下之義理多矣就而見之亦欲以訪問政治之得失非徒敬老之文已也○周禮四時常朝之外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謂非巡守之歲王因時事而出於所有事之地而大合諸侯若成王岐陽之蒐康王酆宮之朝穆王塗山之會宣王東都之苗是也殷見謂王巡守至方岳之下而大合諸侯大行人言王巡守殷國是也會同之名對則別散則通蓋其所爲雖異而其禮則同也周禮言巡守者甚少而言會同者甚多有車輦馬牛俎庶之作有革路士庶子之從有任器之載有糧食委積之供所舍有桂栢藩

盾之設所居有賣債之事出則有宜造歸則有舍奠所過有山川之祀所至有禱祠之祭則會同之即巡守明矣若王十二年或有故不巡守諸侯或使人聘王或親朝於王王於諸侯來朝者於國外爲壇而命之周禮所謂大朝覲是也司儀王大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覲禮之末有諸侯覲於天子之禮皆謂此也周禮每以大朝覲會同並言蓋大朝覲之禮即放會同而爲之者則會同之禮亦可見矣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

釋文大音

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秦賈音姦好呼報反  
惡烏路反辟匹亦反

鄭氏曰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

祭所沈時日

日故其序先祖

度定法於律故其序先

奉後末

御者去周社大師執同律以禮

軍修對降律日因國有律

此其法也... 向同律... 實者... 律... 歸... 也

好者不正愚謂大師掌教六詩命大師陳風者命諸侯  
大師之官各陳其所采國中之風謠何休公羊註云男  
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  
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是也市謂司市之官  
命市納賈者命諸侯司市之官各納其市賈之貴賤也  
詩有貞淫美刺市賈有貴賤質侈觀之所以見風俗之  
美惡好尚之邪正典主也典禮謂大史下云大史典禮  
是也此謂天子之大史從王而出者也周禮大史職云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  
謂日之甲乙律十二律禮五禮樂六樂制度城郭宮室  
車旗之屬大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正歲年以序事  
訂其得失謂之考齊其參差謂之定一其乖異謂之同  
凡此皆所以正其不正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  
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  
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  
地進律

鄭氏曰不順者謂若逆昭穆孔氏曰山川是外神故云  
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國境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  
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  
禮樂雖大事而非切要故以為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  
服政治之急故以為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律  
法也謂法度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  
建常九旂之等是也馬氏晞孟曰進律者若子男以五  
為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為節則進之以九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

孔氏曰... 為東嶽... 此嶽... 漢出... 皆以... 此其... 西嶽... 恒山... 恒山... 恒山...

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釋文假音格禰乃禮反

鄭氏曰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愚謂歸至於祖禰之廟而告至也先告於大廟而反齊車之主然後歷告羣廟至禰而畢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釋文禰音類造七報反

鄭氏曰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孔氏曰將出謂巡守初出時也類乎上帝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令誅伐得宜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罰亦陰故於社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此出應歷至七廟前云歸格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今告出先從卑起然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祖禰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天道無內外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也造乎禰亦告祖及載主也陳氏祥道曰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聞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愚謂凡禮之類正禮而為之者謂之類類乎上帝就南郊而告天類郊祭之正禮而為之也宜求行事得宜也疏專言誅殺非是天子將出為巡守則諸侯將出為朝會疏兼言征

伐亦非是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無事謂無寇戎死喪之事也朝謂四時之常朝也諸侯來朝而以所行之禮所用之刑所脩之德考之以訂其是非正之以防其偏枉一之以範其乖違所以尊事天子也孟子所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是也蓋諸侯各治其國政治有得失職事有脩廢故巡守則自天子而下察乎侯國朝覲則自諸侯而上質於王朝此先王所以整飭天下之具而禮樂征伐之權之所以出於一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祝昌六反  
鼗音桃

釋文

鄭氏曰將謂執以致命祝鼗皆所以節樂者孔氏曰凡與人之物置其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按漢

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篥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愚謂書言合止祝敵詩言鞀磬祝圉皆天子之樂也大射諸侯禮言鼗倚於頌磬西紘而不見有祝是樂之重者乃有祝故以將諸侯之樂其輕者但有鼗故以將伯子男之樂與諸侯來朝其有功德者天子必有以賜之故此下三節皆言賜予諸侯之事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

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釋文鈇方於反又音斧圭字又作珪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

鄭氏曰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也孔氏曰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賜鈇鉞賜圭瓚皆謂上公九命者晉文雖受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



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愚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世子與國子所入之小學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是也大學在郊卽類宮也靡澤也詩毛傳云水旋丘如壁曰辟靡鄭云築土靡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類詩魯頌作泮鄭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辟靡類宮天子諸侯大學之異名也鄭此註云辟明也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頌也所以頌政教也蓋鄭注禮記時未見毛詩傳當以毛傳及鄭箋詩之說爲確朱子詩集傳亦用毛傳鄭箋之說水經注曰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者此魯泮宮之制其臺東亦當有水蓋久而堙塞耳○天子諸侯皆有國學鄉學而國學鄉學又各有大小鄉學以間之塾州黨之序爲小以鄉之虞庠爲大國學以在公宮南之左者爲小以辟靡類宮爲大胄子之入小學者皆於國之小學其入大學則在辟靡類宮士庶之子入小學者皆於間之塾而遞升於州黨之序其入大學則於鄉之庠其俊異者乃升於國學而教之下文所謂俊造是也○自諸侯之於天子至此明朝觀巡守之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禘於所征之地受

命於祖受成於學

釋文禴馬怡反又音百

鄭氏曰禴師祭也爲兵禴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愚謂禴周禮肆師作貉鄭註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受命於祖告於大祖



之廟而卜之也。受成於學在大學之中，定其謀也。卜吉然後定謀，謀定然後行，類宜造之祭而奉社主與遷廟主以行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釋文訊本又作諄音信馘古獲反○鄭註

馘或爲國

釋奠設薦饌而酌奠，不迎尸也。訊所生獲，當訊問者馘殺之而割取其左耳者，出師之時受成於學，故有功而反則釋奠於先聖先師而告之，以克敵之事也。凡告祭輕者釋幣，重者釋奠。聘禮使者歸，乃至于禴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此大夫釋奠之禮也。天子諸侯釋奠則有牲牢，則有舞，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文王世子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合謂合樂也。孔氏曰：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

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周禮不云獻愷於學，皆文不具也。○自天子將出征至此，明天子出師祭告之禮。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釋文乾音干

孔氏曰：乾豆，乾之以爲豆，實豆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斲先乾其肉，是上殺者也。二爲賓客中殺者也。三爲充君之庖，下殺者也。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次殺射髀，髀死差遲，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又車攻傳云：自左髀而射之，達于右髀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髀爲下殺。是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尊神敬賓之義。愚謂周禮大司馬及左傳臧僖伯諫隱公皆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天子諸侯皆歲四田。杜氏云蒐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

方氏語曰兩竹、時有田  
而為一事有三故曰歲三  
田也其易曰三田同義  
公羊氏以夏不田誤矣

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此則四時之  
田之所以名也此言天子諸侯歲三田與周禮左傳不  
合惟公羊傳云春日苗秋日蒐冬曰狩諸侯曷為必狩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則此記之言之所  
自出也蓋漢初周禮未出而左傳傳者尙少作是篇者  
本為公羊之學故其為說如此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鄭氏曰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孔氏曰田不以禮殺傷  
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  
合圍至不覆巢皆是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釋文合如字  
徐音閣揜音

掩本又作掩綏依  
註音綏耳佳反

鄭氏曰不合圍不掩羣為盡物也綏當為綏下謂弊之  
佐車驅逆之車孔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  
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三時得圍圍亦  
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  
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下謂  
弊仆於地也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則弊之故詩傳  
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大司馬云設驅逆之  
車註云驅驅出禽獸逆逆要不得令走大夫殺則止佐  
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  
云驅獸之車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此云佐  
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  
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  
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

御車云非此性然則冬不  
獵年定物以當計漢如以  
田五塊為一傷初不無此  
鄭氏有言抗此傷以三耳且  
他語一節在書石在傷  
韓突淑新傷字注云傷  
樂馬時成龍牛尾注注行  
今一者為表章注傷  
天子發抗大傷傷後後  
小傷至傷即指於族言  
若若一極若傷者言  
天子發抗大傷傷後後  
新言傷者抗即天子之  
必宜改治傷至傷者即抗  
一則經意自當下下也獵  
上則建者傷小傷傷者  
實人之言者言中傷者  
不謂得抗氏注以大傷小傷  
必是建國故州也注傷者  
不當作抗一則注注注

禮記卷之十一  
三

此後田獵所建之旌  
夏后氏之綏是也

也愚謂不合圍謂圍其三面而不合易所謂王用三驅  
失前禽是也大綏天子田獵所建之旌染旄為黑色注  
之竿首而無旒繆以其垂旒綏綏然故謂之綏明堂位  
夏后氏之綏是也以其可以指麾故又謂之大麾周禮  
巾車木路建大麾以田是也小綏諸侯田獵所建之旌  
制如大綏而稍小者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  
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

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釋文獺徐他達反又他瞻

作荅音同麇本又作麇同音反尉音尉一音鬱零本又

迷妖天上於表反下鳥老反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昆明也明蟲  
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者重  
傷未成物也殀斷殺也少長曰天覆敗也孔氏曰月令

正月獺祭魚考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  
獺一歲再祭魚此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  
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  
十月初也然後田獵百姓可以田獵也月令二月鷹化  
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說文云罝捕鳥網也爾雅云鳥  
罝謂之羅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  
此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  
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謂未十月時  
十月則得火田司馬職云春火弊從十月以後至仲春  
皆得火田也不麇不卵之等春時特甚其實四時皆然  
愚謂獺祭魚未必有二時月令考經緯各據所聞言之  
耳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國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  
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眾罝則虞人入澤梁在冬時此獺

祭魚自當謂十月也周禮鼈人秋獻龜魚乃魚之伏於  
土中籍而得之者非網罟之所取也司裘仲秋獻良裘  
王乃行羽物羅氏仲春羅春鳥行羽物鄭氏云仲春鷹  
化爲鳩仲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  
物則自仲秋迄乎仲春皆得羅鳥也○自天子諸侯無  
事歲三田至此明田獵之禮

禮記卷十二終

江蘇候補縣邑後學沈渙瀾校

禮記卷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王制第五之二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  
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釋文  
杪亡  
小反量  
音諒

冢宰制國用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是也杪末也  
歲末五穀皆入然後多寡有數而國用可制也用地小  
大者王畿千里自公卿大夫采地之外除山陵沈斥林  
麓城郭邑居之不爲田者其餘以再易一易不易通計  
之而據其出賦之實地也然地之小大有定歲之豐凶  
無常故必以二者相參而制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者預度三十年之所入以歲之豐凶通融相較而酌用

其中數以制爲國用也量入以爲出者量每年所入之中數以制爲所出之數而常留其四分之一焉則三十年之通得有十年之蓄而無患於不足矣孔氏曰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約有閏月十三足爲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成數也兩義皆通未知孰是而國用之數用其什一鄭氏曰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孔氏曰仿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而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指其數彼註防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氏曰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躡也紼輶車

祭用數之仿

釋文仿音勒又音力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鄭氏曰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躡也紼輶車

御案云越紼其大結也

越紼也

指手曰越紼則指是也

於時年由故齊文有於時

服衣祭服此是類也

祀不可廢則此可使家室

耳

索孔氏曰未葬之前屬紼於輶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躡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呂氏大臨曰人事之重莫重於哀死故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范氏伯崇曰鄭氏解唯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此說非是天子諸侯之喪惟不祭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社稷五祀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而子孫之於祖宗至敬無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祭麤衰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狗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

有國家者百神是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  
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若子孫之於祖考，  
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愚謂  
喪三年不祭，不親祭也。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  
既殯而祭五祀，卑尚祭則餘神可知。此舉其尊者言之，  
故云唯祭天地社稷，其實外神皆祭也。言唯者，對宗廟  
尚未祭言之。非對其餘外神也。既耐之後，宗廟亦祭。左  
傳云：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  
廟。又左傳晉悼公改服，脩官烝於曲沃，而遷廟之禮亦  
必因練後禘祭也。凡在喪而祭者，皆使人攝之，而其禮  
皆有所殺焉。周禮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  
之。晉既烝於曲沃，而是冬叔言言寡君未禘祀，此使人

攝祭宗廟之證也。曾子問所言既殯而祭五祀，有降殺  
之法。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氏謂始禘自饋食始，則  
在喪而祭宗廟者，雖人君但用饋食之禮與。  
喪用三年之飭。

鄭氏曰：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愚謂喪禮繁多，自始死  
含襲以迄於祥禫除喪，其所用總為三歲之飭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鄭氏曰：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奢不儉，常用數之。愚  
謂不足謂財匱而用不給，由於用之無度，而物力傷殘  
也。故曰暴有餘，謂財多而用不盡，由其用之有節，而儲  
蓄豐羨也。故曰浩以三十年之通數而祭常用其飭，故  
豐年不奢，留其有餘於凶也。凶年不儉，資其不足於豐  
也。此制用豐凶相補之法也。然凶歲祭事不縣祀以下

御案曰文信解云有一年之法  
者年七年、後若亡國此  
相表之末成九年、若此  
若有一年、今高指九年  
、所蓄則金儲在三年、國全  
年、今儲不足、三年、所耕  
、若高指九年、三年、今儲  
、今三年、所耕、若高指  
有九年、年、不其、高指有  
年、今、西、國、其、國、已

牲則豐固不奢而凶則未嘗不儉矣而曰凶年不儉何也蓋祭有大祀中祀小祀凶年於小祀或殺而大祀則未嘗有所儉也國用不止於喪祭而喪祭之事為大且其費為繁故此上四節特以喪祭明制用之法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二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九年之蓄者三十年之通所用之餘財也三十年而有九年之蓄者乃制用之常法也少於此謂之不足又少焉而無六年之蓄則曰急又少焉而無三年之蓄則無以待意外之變而國非其國矣然非獨國家之所蓄者如此其在民者亦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餘食九年耕

則有三年之餘食以三十年之通則國與民皆有九年之蓄其藏富於民者既足以為凶年之備而國有餘儲又可以行蠲免賜糶阨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食菜之饑色也如此然後天子之食每日一舉而侑之以樂不然則有所不安於是也舉謂殺牲盛饌以食也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應氏鏞曰此非謂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規模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舉樂耳若夫偶值凶年則雖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自家宰制國用至此明制國用之法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鄭氏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

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  
 至孔氏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多許其申遂  
 故日月緩大夫士禮數既卑送終物少又職惟促遽義  
 許奪情故日月促又孔氏左傳疏曰天子七月諸侯五  
 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  
 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斃於  
 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諸侯五月  
 而葬自是正禮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言書順  
 者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  
 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知也士踰月  
 通死月亦三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  
 與士名位既異變文以示等差其實月數同也愚謂葬  
 月連數死月則殯日數死日可知五日而殯者死後間  
 一日而小斂又間一日而殯也七日而殯者死後間二  
 日而小斂又間二日而殯也餘說已見曲禮上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三年之喪為父父沒為母為祖父後者為祖父母為長  
 子雖天子諸侯之尊不絕不降也自期以下諸侯絕大  
 夫降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  
釋文縣封上音元下音  
 窆彼念反為于偽反○

不封封  
 如字

鄭氏曰封當為窆懸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  
 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  
 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  
 以上乃得封樹愚謂庶人葬不為雨止則自士以上皆  
 為雨止矣春秋葬敬嬴及定公皆雨不克葬明日乃葬



左氏以爲禮穀梁以爲非禮徐邈引士喪禮橐車載蓑笠謂人君之張設當周備非也橐車載蓑笠乃以死者之物載之魂車非以備生人之用者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則廢况於葬乎柩車重大天子執紼者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若冒雨而行其危甚矣惟庶人卑賤儀物既少而執紼之人送葬之賓不可以久稽其不爲雨止蓋不得已焉爾自大夫士以上儀物既多而其助葬者天子諸侯則皆其臣子大夫士亦皆私臣公有司之屬而無患於不供何有冒雨而倉卒成禮且疑於以其親疢患乎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王氏安石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達於庶人爲句三年不貳事欲其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愚謂舊以喪不貳事屬上庶人一節非也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則天子諸侯固不貳事矣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則大夫士亦不貳事矣非獨庶人也其人君既卒哭而從王事大夫士既練而從君事者乃權制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鄭氏曰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孔氏曰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後吉祭若喪祭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愚謂盧氏以祭爲吉祭是也鄭氏以爲喪祭顯與小記雜記相違孔疏既引盧氏之說而又謂子孫

無官爵者用死者之禮生者有爵則從生者之法欲以  
曲伸註說果爾則父爲大夫子爲士喪祭用士禮父爲  
大夫子爲庶人喪祭反用大夫禮矣而可乎  
支子不祭

說已見曲禮下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釋文昭常遙反凡言昭穆放此

三昭三穆四親廟與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二昭二穆  
自高祖以下也太祖皆謂始受封之君也一昭一穆祖  
及禰也太祖別子始爵者也大夫有太祖廟謂大宗子  
爲大夫者若非大宗子則無太祖而以曾祖備三廟也  
士謂二等之士也若適士則立二廟曾子問疏云大宗

子爲士得立祖禰二廟是也庶人不得立廟其奉先之  
處謂之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堂曰  
寢○劉歆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天子七廟者其正法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  
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大甲爲大宗  
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  
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  
德博矣朱子曰以諸侯之廟言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  
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  
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  
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  
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  
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

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於大廟之夾室凡廟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墉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墉下而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遷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

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旣遠而猶不易也宗廟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然則天子之廟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而漢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

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從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從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周

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制，猶大夫也。曰廟之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有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礪，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傅霖曰：廟制參明堂位、穀梁傳。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爲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異宮而死不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愚謂天子七廟

鄭氏與王肅爲二說鄭謂文武在七廟之中卽韋元成諸儒之說也王謂文武在七廟之外卽劉歆之說也周禮作於周公時有守祧八人姜嫄之外已有七廟而其後以文武受命親盡不祧則不止於七廟矣魯周公廟爲大廟魯公廟爲世室至成六年立武宮至定元年立煬宮而桓僖之廟至哀公時尙未毀并四親廟而爲十廟此雖魯之僭禮然必周有此禮而後魯僭之苟天子之廟止於七魯人雖僭必不踰周制而過之矣蓋報本追遠之意極乎始祖而止而王者更及乎始祖之所自出親廟盡於服制之所及極乎高祖而止而王者更及乎高祖之父與祖蓋德厚流光自當如此如鄭氏之說則三代之初止祭五世與諸侯同旣非降殺以兩之義且功德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今七廟必以有功德者備

數而功德之祖又必以二廟限之倘有功德者不止於二廟旣無以處之倘不及二廟則七廟且不備矣而可乎○大夫止於三廟士止於一廟而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朱子謂最得祭祀之本意蓋以服制言之同高祖者爲四總麻出於高祖者有服則高祖必無不祭况曾元之受重於高曾者當爲之服斬除喪之後可使不獲享一日之烝嘗乎以宗法言之則自繼禰以上至於繼高祖爲四小宗皆族人之所宗也族人之所以宗之者以其主高祖以下之祭也尊祖故敬宗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未易則祖未遷矣高曾之必有祭又何疑乎然則其祭也如之何曰就祖禰之廟而祭之也鄭引逸中雷禮祭五祀皆於廟廟以奉先而可以祭外神則廟主於祖禰而以之祭高曾又何不可之有然則何以

禮記集解卷十三  
別於諸侯之祭五世者也曰諸侯三時皆禘大夫士雖祭高會然猶而不禘則亦何患其上僭乎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釋文禘餘

反若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禘夏日禘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孔氏曰皇氏云禘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進之嘗者白虎通云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愚謂周以天子有大禘之祭故改春夏祭名以辟之而諸侯祭名仍舊故魯春秋書魯禘皆時祭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鄭氏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公彥曰鄭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句龍爲后土之官有功於民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棄爲堯時稷官主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愚謂社祭五土之總神以后土配食稷祭原隰之神以后稷配食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曰山林曰川澤曰邱陵曰墳衍曰原隰小宗伯祭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而不言原隰蓋原隰之神卽稷也五土皆生物以養人而原隰宜五穀其養人之功尤大故其位獨配社而建於路門外之左於五土爲獨尊也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

主後者

鄭氏曰視視其牲器之數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愚謂視謂用其獻數及其俎簋邊豆之數也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地祇不灌而以瘞埋降神則視上公者七獻視諸侯者五獻以其無二灌故也周禮職方氏九州皆有山鎮有川澤有浸爾雅梁山晉望也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則名山大川不止於嶽瀆嶽瀆乃其尤鉅者爾顧氏炎武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闕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

鄭氏曰視視其牲器之數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愚謂視謂用其獻數及其俎簋邊豆之數也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地祇不灌而以瘞埋降神則視上公者七獻視諸侯者五獻以其無二灌故也周禮職方氏九州皆有山鎮有川澤有浸爾雅梁山晉望也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則名山大川不止於嶽瀆嶽瀆乃其尤鉅者爾顧氏炎武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闕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

之是也愚謂因國之先王先公不必皆祭必其有功德而無主後者乃祭之爾相土封商邱因闕伯故國故祀辰星是祭因國先公之事也

天子禴禘禘禘嘗禘烝釋文禴音禴禘音禘禘音禘禘音禘

禴特也春物未成其禮不盛特祭一廟或祖或禴而不合食也禘合也夏秋冬物多禮盛則升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大廟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周改夏曰禘以禘為殷祭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是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也林氏之奇曰禘禘之說先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

大小則鄭康成謂禘大於禘王肅謂禘大於禘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矛盾相攻卒無定論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是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爲之說者曰僖公薨文公卽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大事大禘也是喪畢禘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八年宣八年皆有禘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禘僖宣二年有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六年秋禘是三年禘八年禘并前爲五年禘也不知春秋時諸侯僭亂魯之祭祀皆妄舉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亂常悖禮之事僖公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喪制未畢未可以禘而禘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經無三年禘文何以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矣况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太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爲禘何耶禘禘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禘卑矣禘者推始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此天子之禮魯用之僭也若禘則天子諸侯皆有之至年數之久近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楊氏復曰禘祭有二曾子問曰禘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王制曰天子禘禘嘗禘烝此時祭之禘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禘也漢儒混禘禘而并言之馬融言歲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鄭康成謂禘則毀主未毀主合食於太廟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何休謂禘祭不及功臣而禘則功臣皆祭至禘禘年月经無其文惟公羊傳言五



年而再殷祭大禘也。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於禘祭何與？漢儒乃據此以證禘禘相因之說。鄭康成則曰：三年而禘，五年而禘，徐邈則曰：禘禘相去各三十月。夫既混禘於禘，皆以爲合食於太祖，則禘禘無別矣。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其祖配不兼羣廟之主，則禘與禘異。大禘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以下皆合食於太祖。又何壇墀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太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乎？禘祭則功臣皆與，司勳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禘祭功臣不與乎？愚謂禘有大小，禘亦有大小。禘之大者，惟天子得行之。大傳曰：不王不禘。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是也。其小者爲夏祭。天子則禘禘，諸侯則一禘一禘者也。大禘則天子諸侯皆有。

之。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也。其小者則三時之祭，升羣廟之主合食於太廟，而不及毀廟者也。王制於禘則言夏祭，而未及大禘。於禘則言三時之禘，而未及大禘。鄭氏乃以禘爲大禘，謂夏殷每歲三時皆大禘，誤矣。禘者合祭之名，三時之禘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太廟。大禘合羣廟及遷廟之主而祭於太廟，所祭有多寡，而其爲合祭則一也。且禘禘烝嘗者，祭名之異也。曰禘曰禘者，祭禮之別也。禘禘者，謂以禘祭而爲禘也。禘禘禘嘗烝者，謂以禘祭而爲禘嘗烝也。天子則言禘於禘，嘗烝之上。諸侯則言禘於禘，嘗烝之下。記者文便，非有義例也。鄭氏乃以禘禘嘗烝皆爲特祭之名，離禘於禘，嘗烝而二之，謂天子言禘於上者，先禘而後

時祭諸侯言禘於下者先時祭而後禘則尤繆之甚者祭不欲數一時之間既爲禘祭又爲牲祭豈其煩瀆若此禘禘嘗禘烝之文與牲禘一例若謂禘禘爲禘而

又禘亦可謂牲禘爲牲而又禘乎無論其他於文義亦自不通矣至其據魯禮以推周禮之失則林氏之說固已詳矣蓋春秋所書魯禘皆夏祭之禘也鄭氏不知大禘不及羣廟又不知春秋魯禘皆時祭而非大祭而據以推禘禘之歲月此其所以誤也魯之禘見於經者二

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是也經不言禘而傳以爲禘者二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曰禘於僖公是也經所不書而見於傳者一昭二十五年傳禘於襄公是也經傳皆不言禘而以時推之可以知其爲禘者一宣八年夏六月

有事於大廟是也大禘祭始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閔二一年昭十五年二十五年定八年之禘止祭羣廟此時祭之牲禘非大禘也禘大於禘經於文二一年大禘書大事僖八年禘於大廟宣八年有事於大廟皆不言大此時祭之禘禘非大禘也且僖八年禘致夫人始以哀姜祔廟也禘禘莊公與焉故得祔哀姜大禘不及羣廟則禘致夫人之非大禘尤可見矣春秋於嘗烝皆不書所祭之廟禘必書所祭之廟者嘗烝皆禘必於太廟可知禘有牲有禘故必別而書之於太廟者禘禘也於羣廟者牲禘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天子大禘之禮魯蓋僭用之矣然不見於春秋之所書春秋常祭不書因事乃書也春秋所書魯禘皆時祭而非大祭則鄭所據以推禘禘之歲月者其說可不攻而破也○大禘大

禮記集解卷之三  
三  
禘之說先儒聚訟其所論大約有四一曰二祭之大小  
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然以大傳  
公羊傳及周禮司勳之所言考之則禘大禘小禘止於  
天子禘逮於諸侯禘惟祭始祖所出之帝而以始祖配  
之禘祭則合祭羣主而并及於功臣其義本自明白自  
鄭氏誤以大傳之禘爲祭感生帝於是郊之說謬而禘  
之說亦晦禘之說晦而禘之說亦混至趙伯循始正之  
而朱子據之以釋論語自是禘禘之大小與其所祭之  
祖皆坦然而無疑義矣若其祭之年月則禘祭五年再  
行公羊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張純謂禘以夏四月禘  
以冬十月此雖於經傳無明文然禘本夏祭而大禘因  
其名則禘必於夏行之可知也司勳有功者祭於大烝  
烝祭謂之大烝則天子之大禘因冬烝行之也祭統言  
大嘗禘又曰莫重於嘗禘中庸言禘嘗之義以嘗配禘  
而又謂之大嘗此所謂嘗必大禘之祭也是諸侯之大  
禘因秋嘗行之也諸侯大禘不於烝而於嘗辟天子之  
禮也大禘大禘皆因時祭之月大禘以夏大禘天子以  
冬諸侯以秋遇大祭之月則時祭不復舉祭不欲數故  
也惟大禘之年不可考然以禘祭五年再行推之亦必  
不每歲行之可知矣

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鄭氏曰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孔氏曰南方諸  
侯夏來朝闕夏禘西方諸侯秋來朝廢嘗北方諸侯冬  
來朝廢烝東方諸侯春來朝廢禘愚謂一歲四祭上下  
之達禮也若諸侯降於天子止三祭豈大夫士又降於  
諸侯乎作是篇者本傳公羊春秋之學見春秋但書禘

嘗烝而無春祭故謂諸侯歲廢一時之祭而明堂位於魯祭亦但言夏禘秋嘗冬烝皆讀春秋而誤者也春秋所書魯祭皆譏也常祭得禮則不書非本無春祭也舜典言羣后四朝謂四服分四年來朝虞夏諸侯非歲朝也周禮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量人與鬱人飲學歷此必宗廟之祭有鬱鬯之灌者也天子之祭可使豕宰攝祭則諸侯朝覲亦必使上卿攝祭何以遂廢一時之祭乎

諸侯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

禘一牲一禘謂一歲禘祭一歲禘祭所以降於天子也若大夫士四時皆牲又遠降於諸侯矣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釋文太音泰少詩照反

天子之社所祭者畿內之地祇也諸侯之社所祭者國

內之地祇也所載有廣狹故其禮有尊卑若天下之地祇則北郊之祭主之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孔氏曰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是有田者既祭又薦新也士祭用特牲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大夫祭用少牢薦則用羔也愚謂無田謂失位而無田祿也薦猶獻也大戴禮天圓篇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蓋祭有黍稷而薦則惟饋稷祭有尸而薦則無尸大畧如聘禮使者反釋奠之禮而已○鄭氏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孔

疏引晏子春秋云自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然周禮仲夏苗田獻禽以享烝仲冬狩田獻禽以享烝則人君祭以仲月矣孔氏謂周禮四仲祭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非也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不許曰唯君用鮮魯人獵較而孔子先簿正祭器是人君四時之田皆以為祭非徒因田獻禽也大夫士必助君祭乃可自祭家廟人君卜祭或用仲月之下旬則大夫士之祭有至於季月者矣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氏曰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愚謂春穀未成而非可食故詩言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麥夏熟黍秋熟稻冬熟春物未成而卵易得故韭以卵春祭名烝

庶人春薦亦視三時為薄其時然也夏不取魚鱉此魚謂乾魚也周禮庖人夏行脍鱠冬行鱻羽鄭云脍鱠擘熱而乾魚鴈水落而性定鱠即乾魚羽即鴈也故麥以魚稻以鴈庖人又云春行羔豚秋行犢麋鄭云羔豚物生而肥犢麋物成而充蓋羔豚犢麋於春秋時皆充肥但庶人不得用犢麋故黍以豚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釋文繭字又作蠶公典反

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愚謂繭栗謂牛角初出若蠶繭栗實然也祭天地之牲用犢貴誠之意也宗廟卑於天地故牛角握賓客又卑於宗廟故牛角尺此禮之以小為貴者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

人無故不食珍

鄭氏曰故謂祭饗愚謂諸侯朔食止少牢故無故不殺牛大夫朔食止特牲故無故不殺羊士朔食止特豚故無故不殺犬豕珍之物未詳膳夫云王珍用八物鄭氏以內則淳熬淳母等當之未知是否八十常珍珍爲養老之物大夫士老者得食之但未至八十則不得常食若庶人則無故不得食也珍非祭祀享燕所用而曰無故不食珍者蓋見養於學則有珍物文王世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是也非是則不得食故曰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釋文燕伊見反

鄭氏曰祭以羊則不用牛肉爲羞葉氏夢得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愚謂註義固善

然以下二句例之則其義當從葉氏庶羞謂生人常食之羞饌牲祭牲也諸侯祭以大牢而無故不殺牛大夫祭以少牢而無故不殺羊卽所謂庶羞不踰牲也此三者皆言薄於自奉而厚於事先也○自天子七日而殯至此明天子以下喪葬祭祀之法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孔氏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借八家之力以治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愚謂此約公羊傳之文公羊傳曰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蓋自稅畝之法行則藉而復稅矣○自此以下至墓地不請皆陳古者之制也

市廛而不稅

鄭氏曰廛市物邸舍也稅其舍不稅其物市貿易之所也

關譏而不征

鄭氏曰關界上之門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賈氏公彥曰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十二關愚謂左傳介偪之關疏云國之正法竟界之上乃有關齊於竟內更置關不與常禮同是關惟界上有之譏而不征謂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其貨物之往來者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鄭氏曰麓山足也孔氏曰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麓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愚謂以時入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也不禁者與民共財不障禁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關譏而不征又曰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然考之周禮司市云凶荒札喪則市無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則關市有征山虞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則林麓川澤有禁大宰九職八曰關市之賦九曰山澤之賦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與孟子不同蓋周禮所言者常法也文王治岐之政行於商紂苛虐之時所以救一時之急也朱子云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時隨時制宜所以不同也戰國民困已甚故孟子亦欲以此





居必是平原另以五畝爲一處取於便農功而已其說似而是而實非也。邑者人之所聚處猶今之村落然小則十室大則千室或有城或無城自近郊以至於五百里之縣隨處有之遠郊之人則有遠郊之邑。曷嘗使之棄田疇而徙於國中哉。詩言中田有廬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月令孟夏令民勉作毋休於都則民自四之日舉趾以至於秋成皆處於廬且桑麻樹焉果蓏植焉車牛息焉田器藏焉禾稼納焉若苦小茅舍豈足以容哉。且如季氏之說所謂苦小茅舍者亦不能不取於公田雖不占二畝半亦何能無妨於經界乎。蓋計地之法有虛數有實數。孟子言耕者九一此於公田中并廬舍計之之虛數也。又言貢助徹皆什一此於公田除廬舍計之之實數也。計虛數則公田爲百畝圭田爲五十

畝計實數則百畝者止爲八十畝五十畝者止爲四十畝初未嘗割他井以足之也。○自古者藉而不稅至此歷陳古制蓋將言司空度地居民之事而以此發其端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

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釋文度度上如字下大洛反沮將慮反任

而鳩反食壯音嗣又如字○舊以司空執度度地爲句居民下屬今以司空執度爲句度地居民爲句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山川沮澤時

四時觀寒煖燥溼沮謂萊沛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事

謂築邑廬宿市也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饒

其食孔氏曰司空執丈尺之度以居處於民觀山川高

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

愚謂山川有陰陽向背之宜沮澤有水泉灌溉之利候

四時以驗其氣候寒煖之異。量遠近以定其廬井邑居之處。此皆度地之事也。度地既定然後興役事任民力而築爲城郭宮室以居之。任老者之事。寬其功程。食壯者之食。優其廩給。此又承興事任力而言其寬恤之政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釋文齊才細反和胡卧反下和味同材謂材質。寒煖者天之爲燥溼者地之爲居民者必各因天地寒煖燥溼之異。視民材質之所宜而居之也。廣谷大川異制者廣川大谷風氣間隔形勢懸殊背陽者寒向陽者煖居高者燥居下者溼若各自爲制度然民生其間者異俗者所生之地不同而俗因之而異卽下文

方氏魁曰剛柔古其材也  
言其政極遠言其性凡此  
廣谷大川向若堅土人剛  
弱土人柔以是材異所故  
也立後民者亦長後行民  
皆不齊其性異所故也大  
業人慎宜同人武其性  
吳語也也備其性不易其俗  
齊其政不易其宜者法於  
有備則利以高此種不同  
於其備則利以高此種不同

教是夫

文異齊異和異制異宜是也。剛輕速質之屬乎陽者也。柔重遲質之屬乎陰者也。齊分量也。異味者謂酸苦辛鹹各有偏嗜故其調和不同。若下文言不火食不粒食則異和之甚者也。器謂用器械謂兵器異制若輪人行山者欲侔行澤者欲杼車人堅地利直庇柔地利句庇及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之類衣服異宜者地寒則宜裘地煖則宜葛下文言被髮文身衣羽毛之等則異宜之甚者也。教謂七教所以正民德政謂八政所以厚民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者俗各有所宜互言之也。居之因其材治之隨其俗此聖人之政教所以不强民而民樂從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亦此義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釋文推吐雷反

鄭氏曰地氣使之然也愚謂中國謂綏服以內方三千里之地也戎七戎夷九夷也爾雅曰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五方謂中國與夷蠻戎狄也不言蠻狄者文畧也內舉中國外舉四海不及要荒者舉其俗之尤異者言之也性質也各有性若北方剛勁南方柔弱是也此一節申上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之義也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釋文被皮義反雕本又作彫衣於旣反

鄭氏曰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卧則儻不火食地氣煖不爲害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其事雖異各自足孔氏曰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

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俱近於海故俱文身雕刻也題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趾足也蠻卧時頭嚮外而足嚮內相交故曰交趾西方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氣寒少五穀故不粒食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中國與夷蠻戎狄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也風俗通云夷者觥也東方人好生萬物觥觸地而出蠻者慢也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戎者兇也斬伐殺生不得其中狄者辟也其行邪辟范氏桂海虞衡志曰交趾與雕題並言則其人形必小異交州記云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節無骨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山海經亦言交脛國人交脛郭璞云脛腳曲戾相交故謂之

交趾今安南地乃漢唐郡縣其人百骸與華無異或傳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鐵圍不可攀躋中有土田惟一竅可入而常自室之人物詭怪不與外通疑此是古交趾地愚謂交趾之說註疏殊不明范氏以爲其形必有異是也然交趾地甚廣而欲以一山當之可乎蓋古時交趾之人其足趾必與華不同故以此爲名其後漸染華風與中國通婚嫁故形體遂變此乃事理之常不足怪也用器用也器戎器也此一節申上五味異和三句之義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釋文鞮丁兮反

鄭氏曰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孔氏曰五方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

殊別故嗜欲不同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達五方之欲寄謂傳寄外內言語象謂放象外內之言鞮知也言傳通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愚謂此四者周禮總謂之象胥故鄭氏以此爲俗間之名周禮有鞮鞻氏掌四夷之舞狄鞮蓋亦以其服名之與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

上然後興學

釋文度大洛反參七南反樂音洛

量地以制邑者地之形勢廣狹不同地廣者制其邑居宜大地狹者制其邑居宜小也度地以居民者地廣則可耕之田多其居民宜多地狹則可耕之田少其居民宜寡也民多則邑宜大民少則邑宜小地也邑也民居

也三者大小衆寡必皆相稱則民足以耕其地而無曠  
土地足以任其民而無游民限之以禮制故食有其節  
使之以農隙故事得其時如此則民皆有以自遂其生  
而得以安居而樂業是以民氣和樂興於禮義而尊君  
親上之心油然而生也於是乃興學校以教之蓋自司  
空度地至此皆言居四民授田里之事所以養民也養  
民之道備而後可以施教故下文承此而詳言立學之  
事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釋文防本又作坊音同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徐氏  
師曾曰此承上章興學而言司徒掌六鄉之政教以民

氣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脩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  
而就。不肖者企而及焉。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  
是明七教以興之。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焉。恐其溺  
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使知禁戒而不敢放肆。恐其入  
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術歸一而不敢異向。教法  
之詳如此。而其所以爲教皆以身先之。老吾老以爲孝。  
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推致吾心之孝使之興孝也。幼  
吾幼以爲慈。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逮及人之不足而  
使之不倍也。身教既至。又恐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  
不可無勸懲。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崇其德。所以示勸也。  
叛教者簡去之以絀其惡。所以示懲也。詳見下文。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

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釋文帥音率朝直遙反與音預

鄭氏曰帥循也不帥教謂敖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也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皆朝于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孔氏曰司徒命鄉中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為不帥教之人習鄉射之禮中者在上故曰尚功又習鄉飲酒之禮老者居上故曰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執其事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愚謂習射習鄉蓋用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之禮然州長習射以春秋而在州之序黨正正齒位以蜡祭而在黨之序此則為不帥教者特舉之而皆在鄉學又司徒帥國之俊士皆與焉皆異於尋常習射飲酒之

禮者也國之俊士由鄉學而升於國學者今還使執事於鄉學之中也蓋範之以進退揖讓之儀閑之以志正體直之德示之以長幼之節豔之以俊髦之榮所以誘掖而激勸之者至矣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鄭氏曰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陳氏澔曰左右對移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習之功庶幾其化也愚

御書云古者小鄉名遠一鄉  
之鄉大夫之職職事在國  
字重世傳內司馬重姓可  
得公之鄉也遠之學六  
既於月佳也觀用於在鄉  
之人三年在此皆屬鄉大夫  
心中大夫之職有執操焉  
見此語之遠之鄉大夫職  
也此是

謂左鄉右鄉者王有六鄉國之左右各有三鄉也移左  
移右欲新其耳目以化之也如初禮如初之習射習鄉  
之禮也郊謂郊內六鄉之餘地蓋六鄉之地在郊然郊  
內之地四同非六鄉所能盡故其在鄉界之外者亦如  
六遂之有公邑設吏治民而立學焉小司徒大比六鄉  
四郊之吏言六鄉而又言四郊卽與此郊一也遠郊之  
外曰遂遂大夫掌之上云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時也  
初不變謂三年考校時再不變謂五年考校時三不變  
謂七年考校時四不變謂九年考校時蓋至此而不變  
則其人爲終不可化矣然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  
謂要荒也此鄉學紕惡之法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  
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

徒曰造士釋文選宣練反造才早反下皆造同

鄭氏曰升於司徒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  
德行道藝者學大學不征不給其徭役造成也孔氏曰  
升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升於學謂  
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愚謂俊美也千人謂之俊  
選士俊士皆鄉大夫所賓之賢者能者也升於司徒此  
畱於鄉學而將卽官之者也升於學此才之可以大就  
升於國學而復教之者也選士不征於鄉而免於一鄉  
之繇役俊士不征於司徒而免於一國之繇役蓋選士  
俊士二者皆謂之造士謂其學業有成故免其繇役以  
優異之鄉大夫征役之所舍者有六而賢者能者與焉  
是也此鄉學崇德之法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釋文適丁歷反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孔氏曰術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若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書禮則是春夏但教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禮書不教樂詩今交互言之明四術不可暫

時而闕但視其陰陽以為偏主耳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愚謂大樂正於周禮為大司樂大司樂掌成均之政乃大學教人之事也以其為人所共由則曰四術以其為教於學則曰四教俊選即俊士也俊士由選士而升故謂之俊選○孔子曰成於樂大學之教以樂為終故虞以典樂教胄子周以司樂掌成均唐虞時詩書未興禮亦未備故舜命夔以教胄但言和聲作樂之事至周以詩書禮樂並列為四教然大司樂之職但言教樂之事而他未有及焉以文王世子考之則教樂者為大樂正小樂正胥之屬教詩者為大師教禮為執禮者教書為典書者而總其教者大司成也蓋大司樂之職曰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



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以樂語教國子以樂舞教國子是大司樂所掌者乃國學之政至於教人則惟樂舞乃其專職而教詩者為其屬之大師而別使公卿之有道德者入教於學以總其事所謂大司成也又別使他官之習於書禮者以各司其教所謂執禮典書者也大司成與執禮典書之人無定人無專職但有道德而精於其業者則充之故其職掌不見於周官也大司成以道德為師而使掌其政令之煩則非所以尊師而重道而四術之教惟樂為尤深其聲容舞蹈審音識微非專其業者不能精而亦非一人所能盡故使樂官之長率其屬以掌學政而專司教樂之事焉此先王設官之精意也詩書禮樂鄉學國學皆以此為教但教於國學者為尤備耳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釋文胥息餘反又息呂反屏必郢反棘依注音焚又作焚蒲北反○棘周氏如字

此國學紕惡之法也大胥小胥大樂正之屬小樂正於周禮為樂師大樂正之貳也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小胥掌學士之徵令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王命公卿以下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棘當作焚焚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方氏慤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至於二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眾庶之家為易治世祿之家為

御書去法存休用民州姓  
急是也郭氏楊林當休疑又  
以契在兩端一東部其地  
方既不符証以偏正其  
籍名如任地文休疑一東  
存傳備二義並存休疑  
可也

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  
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  
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  
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周氏謂曰棘急也示其雖  
屏之欲急於悔過寄者寓也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  
愚謂遠方亦謂要荒也棘之義未詳鄭氏周氏之說未  
知孰是前言屏之遠方不云棘寄與此文詳畧互見耳  
陳氏謂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非也不言南北者  
文畧也鄭氏云不屏於南北者為其太遠孔氏云漢書  
地理志南北萬二千里東西九千里亦非也三代時百  
粵未開南北不遠於東西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鄭氏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

進士可進受爵祿也愚謂此國學崇德之事也造士謂  
國子及庶民之俊士前云秀士謂秀出於鄉學之中者  
也造士之秀謂秀出於國學之中者也司馬之屬有司  
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升諸司馬移名於  
司馬而將官之也進士言其可進於王朝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釋文任而金反

鄭氏曰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定其論各署其所長  
官之使之試守爵之命之孔氏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  
者以告於王王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  
所論之狀更辨論之觀其材能高下堪任何官故曰官  
材司馬又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正定其論各署  
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

官官之試之以所能之官也愚謂自論定後官以下其義與前官民材同但官民材則用爲鄉遂之官此論進士之賢者則用爲王朝之官也○劉氏做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權在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世家編戶之別也然庶人之仕進亦有二途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一也升於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同一也愚謂前云官民材此鄉人之出於鄉學而官之者也此論進士之賢者則國子與鄉所升之俊士出於國學而官之者也蓋鄉之賢能鄉大夫考而興之上其名於司徒固可由此而入仕矣其有材質秀異而不安於小成者則司徒論而升之於學至九年學成乃升

於司馬而官之其出於鄉而卽官之者雖仕進稍速而不過爲民材之秀者止爲鄉遂之吏升於國學而後官之者雖仕進稍緩然選用之法與國子等而公卿大夫或亦出乎其間矣○自司徒脩六禮以下至此言教民之事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鄭氏曰以不任大夫也孔氏曰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吳氏澄曰此因上文任官而後爵之之言因及不任其官則黜爵之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氏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教士以車甲教以乘兵車衣甲之儀方氏慤曰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

是聯事而通之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

釋文技其綺反本或作伎贏本又作贏力

反果

此因上教士以車甲而因言執技論力之事也執技論力若虎賁氏之虎士是也以其無道德而惟論勇力故有事則使之之適四方贏露股肱決射御之勝負蓋雖不得與俊造同科亦國家器使之所不遺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鄭氏曰不貳事不移官欲專其事亦為不德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愚謂此又因上言執技論力而備陳執技之人也執技之人凡七祝一史二

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上文已見而重言之者因五者而並列之也此皆謂執技之賤人非周禮大祝大史射人大馭醫師大卜等之官也不貳事者欲其專精於所業不移官者不欲強試之以其所不能齒謂列年齒為坐次也出鄉不與士齒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在鄉黨宗族之中有不以貴賤計者若出鄉則不得與士齒賤之也陪臣亦賤故亦出鄉不與士齒因其類而并言之也○自司馬辨論官材至此明官人之事

禮記卷十三終

翰林院待詔樂清徐樹聲校

禮記卷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王制第五之三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

赦從重

釋文辟婢亦反刺七智反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

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

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施刑也附從輕

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孔氏曰司

寇正刑朝辟者謂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

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

三刺以求民情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三問之也三

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求民情既得

陸氏曰若聽訟者簡書可  
據其言可書、實狀防不聽也  
胡氏曰古者刑書行簡書  
簡書是也書行簡則有實書  
刑書簡聽  
墨氏曰簡書在刑書簡書  
其詳見簡書對聽  
氏曰簡書、謂是夫陸氏曰簡書  
簡書簡書、謂是夫陸氏曰簡書  
簡書簡書、謂是夫陸氏曰簡書  
簡書簡書、謂是夫陸氏曰簡書

鄭氏注曰例年已得正刑  
輕重定結主實亦照此  
其指所應得也

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  
為罪也附從輕者謂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可輕  
可重之間則當求其可輕之罪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  
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故為而入重罪今放赦  
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謂其意輕故也書云眚災肆  
赦是也愚謂刺殺也春秋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附  
從輕者謂罪之疑於輕重者則從其輕罪而附之也赦  
從重者謂罪之當赦者雖重猶赦之也或曰二句止是  
一事謂罪可輕可重則從輕罪而附之從重罪而赦之  
也其義亦通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釋文論音倫郵音尤○  
鄭註即或為則論或為  
倫○今按  
論如字

鄭氏曰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郵過也

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孔  
氏曰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郵謂斷人  
罪過罰謂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  
事別假他事以為喜怒愚謂天者理而已矣五刑皆天  
討故其出入輕重必就天理以論之而不可與以私意  
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郵罰雖輕  
於五刑亦必附於事以求當其實罪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  
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  
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釋文量徐音亮別彼列反汜  
本又作汎孚劍反比比必利反

鄭氏曰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  
盡盡其情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愚謂意論若書

陳氏注曰制斷也  
其指所應得也  
鄭氏注曰例年已得正刑  
輕重定結主實亦照此

言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人倫之大者也原之者所以本其不得已之情立之者所以嚴其不可犯之分事之輕重各有次序意論之以審其上下之服情之淺深各有分量慎測之以辨其故過之分權乎父子君臣者衷之於倫常以觀之於其大別乎輕重淺深者察之於情事以析之於其微也悉其聰明則所謂忠愛者不至於過察而傷於刻如是致其忠愛則所謂聰明者不至於過察而傷於刻如是則本末兼該明恕交盡而所聽之訟亦庶乎能盡其情矣汜廣也獄疑則廣詢之於眾眾疑則赦之呂刑所謂互刑之是也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也小大謂輕重也比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也成猶定也卽下文所謂獄之成也此謂罪之無疑者其或輕或重必察其所當附

之罪以定其獄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釋文又義

宥作

鄭氏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又當作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孔氏曰成獄辭謂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

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土方士之屬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經云王命三公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六卿會之愚謂王三又然後制刑王命以三事宥之其不在三事然後斷其刑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孔氏曰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釋文例音

孔氏曰刑是刑罰例是例體訓刑罰為例體言刑罰加

人例體也例體是人成就形貌形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云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陳氏祥道曰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法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之所以畏罪而親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釋文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氏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愚謂言如史載言之言謂國家之舊典故事也律法令也析破謂以巧說分散破壞其義也名如黃帝正名百物之名名所以指實亂名則失實矣改作變易法度也左

孔疏云俗禁若法疎行違及  
左陳伯子出莊往之入避屬  
忌



道若楊墨申韓之類五者皆足以亂政也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鄭氏曰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鵠冠瓊弁也奇技  
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釋文行下

鄭氏曰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愚謂行詐偽之事而

守之堅固則持之而難變為詐偽之言而辭理明辨則

攻之而難破習學非違之書而見聞廣博則可以謏聞

動眾順從非違之事而文飾光澤則足以拒諫飾非此

心術之邪學術之偏而其才又足以濟其姦者後世若

宋之王安石蓋如此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鄭氏曰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悖禮違

制孔氏曰謂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

馬氏晞孟曰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

不以正告則謂之假

此四誅者不以聽

鄭氏曰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明愚謂四誅謂上所

亂政者一疑眾者三聽即上文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

聽之是也不以聽者為其罪大而情必出於故故誅之

不疑而不復聽也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鄭氏曰亦為人將易犯愚謂周禮士師掌五禁之法以

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

曰軍禁下文關市之禁蓋舉國禁畧言之也過謂過誤

御案云破律及律是律事功  
以孔氏注解奇技是假術  
以孔氏注解奇器是假術  
教鬼神時日是假術以亂  
四若為害大故律不以聽  
律改律古人心法大為律  
律：疑故左違律言子許  
、款太以野華士則堅  
律者易至流其並列時  
律者如律以實法而破  
律至教信忘律左違  
其義也

刑於過者有赦而禁不赦過者蓋刑之所懲者重禁之  
所治者輕故不論其過故而期於必行然後約束嚴而  
人不敢輕犯也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  
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孔氏曰此皆尊貴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金  
璋卽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章按定本  
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章皇氏  
之義非也愚謂金飾璋者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之屬  
皆黃金勺青金外是也戎器矛戟之屬周禮縣師若將  
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  
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  
至則兵車戎器乃民間所有此云戎器不粥於市又云

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是兵車民間所具司馬法所  
謂甸出長轂一乘而兵器則由官給而藏之民與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  
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釋文中丁仲  
反下皆同

鄭氏曰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  
丈尺也數升數多少孔氏曰此經之物其合法度則得  
粥之不合法度者不得粥也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  
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廣狹者布廣二尺二  
寸帛則未聞鄭註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咫八寸爲  
咫鄭謂四當爲三則帛廣二尺四寸愚謂姦色不正之  
色若紅紫之屬也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鄭氏曰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善也孔氏曰前經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不粥於市此衣服飲食與錦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錦文衣服等不粥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不示民以貪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

鄭氏曰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鄭氏曰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殺之非時不中用周禮春獻鼈蜃愚謂木不中伐謂小而未成材不中殺亦謂小也毛詩傳言田獵之禮不成禽不獻先王之制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

陳氏澔曰此所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司關掌貨賄之出入以聯門市故執上之所禁以譏察其違禁者又於身著異服者則禁之於口為異言者則辨識之防姦偽察非違也劉氏曰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語言難知故必曰識○自司寇正刑明辟至此明刑禁之法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釋文惡鳥路反齊側皆反本亦

作齋下皆同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孔氏曰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進也諱謂先王之名禮運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入鄭

御書在左史制定  
之職也上皆官活人事此  
王若所以自治者乎所  
心官朝在百官者此也  
以天子受諫自屬下抑  
大史諫天子不受知是  
若未嘗知也其時宜擇  
或西乎美何物哉終陳  
氏集說屬末節得之  
徑其說

註云謂大史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惡  
謂忌日及子卯亦兼謂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  
辟忌鄭註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愚謂簡記簡策  
所記也惡若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大札大凶  
大哉大臣死諸侯薨國之大憂之類皆是也左傳襄二  
十八年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  
周楚惡之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  
魯衛惡之諱惡之事書在簡記故大史於歲終之時執  
此簡記奉一歲中諱惡之事以告於天子使天子於諱  
而辟之於所惡而戒懼脩省王則齊戒以受大史之所  
諫也蓋上文言制田里興學校舉賢才明法禁則為治  
之道備矣故此下一節遂言歲終受成之事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

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  
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  
事制國用釋文會古外反勞力報反

鄭氏曰司會冢宰之屬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  
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  
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大司徒三官  
之屬也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孔氏曰司會總主羣  
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謂奏上文簿聽  
天子平斷之冢宰貳王治事故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  
之事謂共王論定也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  
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所以司徒司馬司  
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

司會質於天子者以三官當司事少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也百官齊戒受質者天子平斷報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也愚謂周禮歲終六官之長各攷其屬司會總主百官之歲會小宰贊冢宰受而攷焉大樂正市於周禮則大宗伯大司徒之屬今乃不致於其長而徑達於司會大司寇六卿之一而與大樂正市並列春官不見其長而但言大樂正皆與周禮不合此蓋漢初未見周禮及古文尚書周官之篇但聞周制以冢宰司會考羣吏之治又見今文尚書牧誓立政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故欲立為制如此其言大樂正大司寇市則以上文言興學聽刑及市之所禁而特舉之也休老勞農謂於蜡祭而行

正齒位之禮以休老人勞農夫也成歲事謂聽歲終所致之事而行廢置也周禮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凡周禮言正歲歲終者皆夏正也又上文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然則蜡祭飲酒在夏正十二月明矣

凡養老

孔氏曰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死國難者父祖三是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註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總為七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於老所養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文王世子云大合樂必遂養老鄭謂春合舞秋合聲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亦必養老此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者也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饗秋食而已熊氏謂歲養有七亦誤矣愚謂陳氏駁皇氏熊氏之說是也而其言入學必養老則本孔疏之說其實文王世子止言大合樂必遂養老無視學必養老之文大合樂必養老則非大合樂雖視學固未必養老矣又周禮大胥止言春合舞秋合聲若季春大合樂惟見於月令則周法未必有此然則先王養老惟仲春仲秋二時而已○自此以下至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申言養耆老以致孝之事

### 有虞氏以燕禮

孔氏曰崔氏云燕者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虞氏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禮則折俎其牲用狗謂爲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屣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然凡燕禮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則夜飲其於異姓讓之則止故詩湛露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此燕致仕之老宜用正燕之禮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愚謂老人宜安坐故養老始

用燕禮燕禮一篇乃諸侯燕其羣臣之禮而兼及於燕四方之賓若天子燕諸侯與其臣子及諸侯自相燕其禮皆不可見然湛露天子燕諸侯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是異姓亦有夜飲之禮但燕異姓則公在阼階上燕同姓則公與父兄齒以燕禮養老固當用燕異姓之燕禮疏以夜飲不夜飲為言則非也

夏后氏以饗禮

孔氏曰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為獻數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皇氏曰凡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左傳云饗有體薦國語云王

公立飫則有房烝飫即饗也立而成禮謂之飫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折俎亦曰殺烝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殺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左傳定王饗士會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知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四裔之使來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無酌數是也饗致仕之老宜用正饗之禮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老人

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也愚謂賓客飲食之禮有三  
曰饗也食也燕也食禮專於質燕禮專乎文饗則兼飲  
食備質文其禮為最重夏后氏以燕禮輕故易之以饗  
饗禮雖亡不可考宗廟之祭謂之大饗賓客之重禮亦  
謂之大饗蓋其禮大畧相似始而灌次朝踐次饋食食  
畢而酌而以尊卑為獻數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  
瑤爵亦如之鄭云酌尸后亞獻爵以瑤為飾內宰又云  
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是賓客之饗亦有灌有獻有  
酌矣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自  
灌至酌之獻數也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朝踐薦  
腥之禮也春人凡饗食共其食米饗禮有米此饋食之  
禮也邊人掌四邊之實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實喪事  
及賓客之事共其薦邊羞邊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

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是饗禮有朝踐之豆  
邊有饋食之豆邊有加豆加邊有羞豆羞邊皆與祭祀  
同但祭祀尸坐饗禮則立而成禮國語云王公立飫左  
傳云設机而不倚是也又有因饗而行射禮者司服所  
謂饗射則驚冕是也若折俎之饗則參用燕禮而行之  
左傳晉侯享季武子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  
則坐而飲酒矣但燕禮牲用狗惟一獻而享禮之牲牢  
獻數則以爵命之尊卑為差耳

殷人以食禮釋文食音嗣下  
文食之並同

孔氏曰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食為  
主故曰食崔氏云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  
食禮亦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諸公食禮九舉及公  
食大夫禮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



按鄭註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  
食致仕之老當用正食死事之老常用燕食愚謂公食  
大夫禮則諸侯食來聘大夫之禮而兼及於大夫之自  
相食至於天子食諸侯與諸侯相食之禮則亦皆不可  
得而見矣公食禮無樂而周禮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  
鍾師凡祭祀享食奏燕樂公食禮無舉數而大行人上  
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則王之食諸侯與諸  
侯之自相食固與公食禮不同至養老之享食則天子  
袒而割牲冕而總干又有與享食之常禮不同者矣  
周人脩而兼用之

鄭氏曰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  
陰用秋冬愚謂周人極文故脩上三禮而兼用謂春則  
或用饗或用燕秋則用食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  
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養於鄉養於國謂引戶校年而行糜粥飲食以養之也  
養於學謂於學而以燕享食之禮養之也五十者一鄉  
引年則及之六十者一國引年則及之七十者學中行  
養老之禮則及之拜君命謂君有所賜而拜受之也凡  
拜君命者必再拜稽首坐而一拜興而又坐一拜八十  
者一坐而以首再至於地殺其禮以優之也瞽者無目  
故亦如之九十者於君命不親受彌優之也○養老之  
法有以燕享食之禮養之於學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  
庠養庶老於下庠之等是也有致物於其家以養之者  
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及月令仲秋行糜粥飲食是  
也有免其征役以養之者五十不與力征六十不與服

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是也有共給之終其身者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是也

五十異糗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釋文糗陟良反離力智反

糗糧也異糗者少壯疏食五十者別食精鑿也宿肉者六十非肉不飽恆宿備之以供其求也膳善食也七十者不惟宿肉又有美善之食以副貳之也八十者不惟貳膳又得常食珍物也遊行也九十年益高隨其所居所行而膳飲不離焉則所以養之者益至矣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冒死

而后制

釋文絞戶交反給其鳩反冒忘報反

鄭氏曰絞給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孔氏曰歲制謂

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此謂大夫以下人君卽位爲槨不待六十也時制衣物難得者月制衣物易得者愚謂歲制者謂送死之具於每歲有所制也時制於每時有所制也月制於每月有所制也六十已衰始制爲送死之具至七十八十而所制彌備至九十又於所制者日脩也絞大小斂旣斂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給單被也大斂用之衾大小斂之衾也冒旣襲所以韜尸者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始衰故養老者自五十以上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釋文從才用反又如字

陳氏祥道曰大夫七十而賜之杖此五十而杖者蓋杖

於家及鄉國者不必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愚謂  
大夫七十而致事八十杖於朝此常法也若七十不聽  
致事則必賜之几杖七十亦得杖於朝祭義七十杖於  
朝是也大詢衆庶之朝庶人之老或與焉其八十者或  
亦得杖與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年老而聽致事者不俟朝者朝君  
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告問  
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秩常也九十老  
極君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愚謂致仕而朝君者論語吉  
月必朝服而朝是也不俟朝固以優老亦以其不與於  
朝政故也若八十則雖未致仕不俟朝有朝政則使人  
就而問焉祭義八十不俟朝有問則就之是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  
齊喪之事弗及也

釋文與音預齊音齊政音征

力征謂田與追胥之役祭義五十不爲甸徒是也周禮  
鄉大夫國中六十免征野六十五免征田與追胥免之  
獨早者以其爲竭作之役也蓋凡起徒役母過家一人  
役其子則免其父竭作則父子皆行故於五十即免之  
然五十之人如其子未能受役於非竭作之役猶不免  
供役也六十免役則不與服戎不問其子之長幼而皆  
爲役之所不及矣八十不齊謂不祭也不喪者七十惟  
衰麻爲喪八十弁衰麻不服也鄭氏曰八十不祭子代  
之祭是謂宗子不孤孔氏曰七十之時祭祀猶親爲之  
其視濯漑則子孫至八十祭亦不爲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鄭氏曰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愚謂爵謂命爲大夫爲  
大夫者不必皆五十其假祖廟而命之則必待五十也  
親學謂至學受業六十筋力已衰則不能親學德業已  
成則不必親學惟衰麻爲喪者備喪之服而不必其飲  
食居處之如禮也曲禮謂飲酒食肉處於內是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  
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膠或作練

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皆在國之大學也此歷  
言四代之學而獨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其餘皆在國  
矣孟子夏之鄉學名校殷之鄉學名序則夏之東序西  
序殷之右學左學皆大學而非鄉學矣蓋古者天子皆

不止於一學以周立四學推之可知也上庠西序右學  
皆在西下庠東序左學皆在東虞然以西爲尊夏人以  
東爲尊周之東膠大學也虞庠鄉學也四郊皆有庠而  
養庶老獨於西郊之庠亦取其與殷禮相變與虞夏殷  
養國老庶老皆於國學周養國老於國學養庶老於鄉  
學者周代文故辨於貴賤之禮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殷人冔而祭編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釋文皇本又作皇冔况甫反

陸氏佃曰燕衣燕居之衣元端是也據卒食元端以居  
編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編自季康子始也元衣冕也  
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冕而總干養老夏后氏以  
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愚謂此主

言養老而乃言祭之冠者蓋四代養老皆以祭之冠而衣則或異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冕而總干司服享射則鶩冕則周人養老以冕卽虞夏殷可推矣皇收昀者虞夏殷士助祭於君之冠也虞夏殷祭亦用冕孔子言禹美黻冕大甲言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也此獨舉士之祭冠者謂其所用以養老之冠也深衣者十五升白布連衣裳爲之而純以采者也有虞氏以皇爲士之祭冠用此配深衣而服之以養老也燕衣燕居之服元端服也編衣者皮弁服之衣天子之朝服也元衣者六冕之服皆元祭服也虞夏殷以士之祭冠養老而夏之燕衣則尊於虞之深衣殷之編衣則尊於夏之燕衣至周冕而元衣則其禮益隆矣然周人養老兼用饗食燕三禮此元衣養老謂饗食之禮也若以

燕禮養老則天子皮弁服諸侯朝服凡朝燕同服天子諸侯一也○鄭氏曰皇冕屬也畫羽飾之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虞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尙黑而黑衣裳殷尙白而編衣裳周則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愚謂皇收昀之制未詳鄭謂畫羽飾之蓋以周禮皇舞之義推之未知是否至四代養老之服則陸氏之說爲是而鄭氏之說誤甚四代養老惟有虞氏用燕禮宜用燕服若用饗禮則饗之服用食禮則食之服而鄭氏謂養老之服皆與羣臣燕之服其誤一也編衣之冠殷制不可考若以周制言之則當用皮弁而鄭氏以爲章甫其誤二也周天子養老冕而總干而鄭氏以爲服諸侯之朝服其誤三也又其言

虞服十二章周服九章者亦非是說詳郊特牲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鄭氏曰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  
不可皆養愚謂未七十不得養於學而七十者亦不能  
皆養之於學也故必引戶校年而行糜粥飲食之賜然  
後所養無不備而其尤老者則又當復除其家如下文  
所言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  
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  
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  
從政

釋文期

音基

周氏謂曰將徙不從政所以寬之始來不從政所以安  
之也愚謂此言復除老者之法廢疾以下又因不從政

而類言之也廢疾謂廢於人事若瞽者之類是也三年  
不從政除喪而後從政也三月不從政既葬而後從政  
也將徙於諸侯謂將徙於他國也三月不從政以其當  
爲行計也自諸侯來徙家謂自他國始來家於此也期  
不從政以其未有業次也荀子大畧篇從諸侯來與新  
有昏期不使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  
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  
皆有常餼

釋文少詩照反矜本  
又作鰥同古頑反

鰥魚名魚目不閉無妻之人愁悒不能寐目恆鰥鰥然

故曰鰥天民者民皆天之所生也皆有常餼謂四者之  
民皆常有廩餼以給之以其不能自養故也孟子謂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也此言恤孤獨以逮不

孔疏劉熙釋名云當復也  
保然單獨也孤鰥也  
其所養見也獨老也  
是所依也

足之事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釋文瘖於金反躄彼我反楚必

亦反侏音朱

孔氏曰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躄謂足不能

行斷者謂肢節斷絕侏儒謂容貌短小此等既非老無

告不可特與常餼然既有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

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

施直罇籩籩蒙珍侏儒扶盧矇矇修聲聾瞶司火其童

昏聩瘖僂官師所不材以實齋土是各以其器食之

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籩籩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

僂僂以實齋土此瘖以其器食之者古今法異也愚謂

養疾民亦恤孤獨之類因上文而弁及之百工非疾民

而並言之者因以器食之其事同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中三塗遠別也萬氏斯大曰塗之從者以西

為右以東為左橫者以南為右以北為左左右有一定

而往來皆由之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年長以借者也兄之齒十年以長者也朋友不

相踰雖有少長肩隨而已

輕任弁重任分斑白不提挈

釋文弁必性反本又作份契本亦作挈苦結反○石經斑

白下有者字

任謂負擔也斑白老人頭半白黑者二人並行各有負

擔而年有少長若輕則弁與少者若重而一人不能獨

任則分之而以其重者與少輕者與長也至斑白之老

則不以其任行乎道路雖提挈之輕猶不及之則重者

御案云淮南子佃尹也  
士切如情腫者任疑腫也  
者者使負土助者使  
僂者使一使土助者使  
一、一、意

可知矣。此上三節言道路同行之禮。蓋上之於民既富而教而又養者老恤孤獨以化之則民皆知謹於禮而敬事其父兄其見於道路之間者乃其一端也。孟子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亦此意也。

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六十曰耆君子大夫士也徒空也不徒行出必乘車也不徒食食必宿肉也此因上文言行道之禮而及於君子者老不徒行又因君子者老不徒行而弁及於庶人者老不徒食皆緣類及之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祭器不假說見曲禮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急奉先也此節與上文不相屬陳氏謂當在寢不踰廟之下愚意其

直爲他篇之脫簡耳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孔氏曰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此大億也愚謂此言一國之內爲田之大數也舉百里之國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亦可放此推之矣自此以至篇終皆所以申釋前文而且以補其所未備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鄭氏曰萬億今萬萬也孔氏曰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



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此經上下或萬或億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不顯言故云此經萬億者卽今之萬萬愚謂此言一州之內爲田之大數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釋文斷音短應氏鏞曰海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域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疆理有不及也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越猶未盡開也河獨舉東西南者河流縈帶而周遶雖流沙亦與河接也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

蓋聽四夷居之故外薄四海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畧者也四海之內方三千里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畧可見矣胡氏渭曰禹河自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行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十里則爲千里而遙矣孔氏曰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故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又云一萬億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愚謂恆山在今真定府曲陽縣西北極三十七度南河東河西河皆主冀州言之禹河自華陰東

折歷底柱析城王屋孟津洛汭而至大伾爲南河在冀  
州之南冀州與豫州之界也南河所行其最南者在今  
蒲州府永濟縣界中極三十四度六分與恆山南北相距爲二  
度四分約爲六百里故曰千里而近江自會漢水至揚  
州入海其所行最北者在今鎮江府北極三十二度三分與南  
河南北相距爲二度五分約爲六百二十五里故亦曰  
千里而近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極二十七度二分與江南  
北相距爲五度一分約爲一千二百七十五里故曰千  
里而遙東海青徐揚之海也青州之成山斗入海中若  
據成山東海計之其地太遠而徐州濱海古爲淮夷所  
居揚州則又雜以百粵記云東海蓋據今青沂等府所  
濱之海也東二度二分禹河自大伾北折至大陸又北至九  
河爲東河在冀州之東冀州與兗州之界也今河自孟

津以東久失故道以記文參考今地圖其最西者在今  
大名府濬縣界中西二度與東海東西相距約四度三分  
爲一千七十餘里故曰千里而遙河自龍門南流至華  
陰爲西河在冀州之西冀州與雍州之界也其所行最  
東者在今絳州河津縣界中西五度八分與東河東西相距  
三度八分爲九百五十里故曰千里而近流沙漢志以  
爲居延澤在今嘉峪關外曰索科鄂模西十七度左右與西河  
東西相距爲十一度三分爲二千八百二十五里故曰  
千里而遙顏師古謂流沙在燉煌薛氏季宣云流沙大  
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皆指今哈密東南之大沙海爲  
流沙其地太遠恐非記之所據也自恆山至衡山約十  
度爲二千五百里自東海至流沙約一十九度三分有  
餘爲四千八百餘里東西贏而南北縮而其地皆有所

不盡故斷長補短爲方三千里也方三千里之地當爲田八萬一千億畝承上文之誤則當云八十一萬億畝而云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記文之繁也○鄭氏曰自恆山至南河冀州域自南河至江豫州域自江至衡山荆州域自東河至東海徐州域自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愚謂記言九州之內方三千里九州皆在其中鄭氏據禹貢五州地域分之非記者本意且東河與兗界不與徐界而荆州北以荆山爲界尙在江北五六百里也○禹貢之九州爲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爾雅九州爲冀豫離荆揚兗徐幽營周禮職方之九州爲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弁而每州封域亦各不同說者以爾雅爲殷制王制言九州而不言州名又不言其封域未知用何代之制前云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用禹貢之法則九州亦當與禹貢同禹貢之嶠夷黑水職方之鑿巫閭皆爲要荒之地而在九州之內此九州之大界也王制九州州方千里合爲方三千里此九州爲中國者之實數也九州在內者皆狹在外者皆廣以禹貢言之如兗徐豫三州皆不過千里若冀青揚荆梁雍則不止於千里而冀梁雍尤爲遼闊蓋此六州皆外包要荒之地若除去要荒止計綏服之內則九州之地長短相補大約每州皆千里而已○此總記九州之內爲田之大數也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此言方百里之國爲田之實數也方百里者如此則小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大而方千里方三千里其三分

去一之法皆可以此準之矣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者謂周以前也今記者據當時漢法言之也東田東方之田也漢初儒者皆齊魯人自據其地言之故曰東田步百爲晦三百步爲一里方里而并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蓋漢初時如此至景帝改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則大於古之畝矣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孔氏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

步則一步有六十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皆不相應經文錯亂不可用也又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鄭卽以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寸鄭又以今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五十步古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剩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

百步相併爲五千步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數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數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鄭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者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鄭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陳氏澹曰疏義所算亦誤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只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愚謂此疏本爲二說其前說以八尺之步與六尺四寸之步皆爲八寸之尺則八尺爲步止六十四寸六尺四寸爲步止五十一寸二分也其後說以八尺之步與六尺四寸之步皆爲十寸之尺則八尺爲步有八十寸六尺四寸爲步有六十四寸也觀經文及鄭註之意則後說爲是蓋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此本十寸之尺而後人誤謂周尺止八寸用此制步則八寸爲尺八尺爲步以十寸之尺約之止有六尺四寸矣今疏之前說旣以八尺之步於八十寸之中去其十六寸而爲六尺四寸又以六尺四寸之步於六十四寸之中去其十二寸八分而爲五尺一寸二分與經註之意皆不合陳氏第據前說而辨其所算五十二寸之失則亦未爲甚晰也管子及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考工記車人爲耒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少於古時二尺矣是周步六尺又記特言周尺則古尺周尺疑亦不同

一尺則八尺爲步止六十四寸六尺四寸爲步止五十一寸二分也其後說以八尺之步與六尺四寸之步皆爲十寸之尺則八尺爲步有八十寸六尺四寸爲步有六十四寸也觀經文及鄭註之意則後說爲是蓋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此本十寸之尺而後人誤謂周尺止八寸用此制步則八寸爲尺八尺爲步以十寸之尺約之止有六尺四寸矣今疏之前說旣以八尺之步於八十寸之中去其十六寸而爲六尺四寸又以六尺四寸之步於六十四寸之中去其十二寸八分而爲五尺一寸二分與經註之意皆不合陳氏第據前說而辨其所算五十二寸之失則亦未爲甚晰也管子及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考工記車人爲耒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少於古時二尺矣是周步六尺又記特言周尺則古尺周尺疑亦不同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蓋三代皆以步百為畝而步之大小不同夏大於殷  
 殷大於周而尺度又有不同故夏之五十畝當殷之七  
 十畝殷之七十畝當周之百畝但其詳不可盡考耳古  
 時百畝當漢初百五十六畝有餘不啻多三分之一則  
 夏殷周田數之參差其義又何疑哉○自方一里者至  
 此詳言田數因前言天子之田公侯之田而詳釋之也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  
 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  
 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  
 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  
 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  
 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釋文  
閒音

閒下  
同

此申釋畿外八州建國之法也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  
 田以祿之有功德於民而加地者也其有削地者歸之  
 閒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君削以地者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  
 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  
 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  
 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  
 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申釋縣內封國之法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  
 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  
 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

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八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釋文食音嗣又如字

此申釋諸侯以下制祿之法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釋文爲朝爲于僞反

此言三監之祿與方伯湯沐之邑又以補前文之所未備也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許氏慎曰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慎謹按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

不合事理之宜愚謂方伯湯沐之邑在天子之縣內者卽左氏公羊所謂朝宿之邑也左氏公羊以在京師者爲朝宿之邑在泰山下者爲湯沐之邑其實京師及泰山下之邑皆爲朝王而居宿皆所以齊戒自潔清也方伯有湯沐邑則非方伯不得有也魯爲方伯故有許田衛亦嘗爲方伯故左傳云取於有閭之士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士京師湯沐之邑也相土之東都泰山下湯沐之邑也鄭非方伯而有泰山之祔則以懿親特賜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此申言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之制而且以補其未備之義也諸侯謂畿外諸侯大夫謂天子之公卿大夫也使

以德者有德則使之爲大夫而不能必其子之亦有德  
此大夫之所以不世爵也爵以功者有功故爵之爲諸  
侯而有功之賞宜及於其子孫此諸侯之所以世國也  
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命之乃用諸侯之禮未  
賜爵謂諸侯初嗣位未見天子而受命也視天子之元  
士謂其車服之制也言此者以明諸侯雖得世爵而未  
嘗不待天子之命之也天子之大夫不世爵而祿則有  
世者諸侯之大夫爵祿皆不世也○孔氏曰諸侯大夫  
有大功德亦得世祿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  
亦如之愚謂諸侯大夫不世爵祿此亦本於公羊傳春  
秋譏世卿之說其實先王時諸侯大夫未嘗無世爵祿  
者所謂世臣與國同休戚乃人君之所恃以立國故滕  
行世祿孟子善之而喪服有大夫爲昆姊之長殤未冠  
已爲大夫必其高勳大族世爲大夫者矣蓋爵可世而  
官不可世司徒司馬司空之屬謂之官卿大夫士謂之  
爵泰誓數殷紂之罪齊桓公五禁皆言世官而不言世  
爵世官謂若魯季氏爲司徒叔孫氏爲司馬孟孫氏爲  
司空宋樂氏爲司城以聽政鄭罕氏之爲冢宰以當國  
世居是官而不易者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釋文冠古亂反

李氏格非曰冠昏鄉嘉禮也喪凶禮祭吉禮也相見賓  
禮也周官宗伯掌禮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冠昏鄉其  
禮同故五禮此言禮之在民者則無軍禮而冠昏鄉其  
事異故六禮愚謂禮之在國者其別多故總之以五禮  
而冠昏鄉皆屬於嘉禮禮之在民者其別少故分之爲  
六禮而冠昏鄉各爲一禮○此下三節詳六禮七教八



政之目也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釋文長  
丁丈反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五教書所謂敬敷五教是也然有親皆謂之長幼而兄弟則其情尤親故分兄弟於長幼而爲二賓客卽朋友之類然同志者乃謂之朋友而賓客則所該者廣故分賓客於朋友而爲二此七教之所由名也

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項氏安世曰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愚謂異別卽上飲食衣服事爲三者而事各不同者若五方異俗四民異業貴賤異禮之類度量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與其長短也言異別於四者之上以飲食衣服事爲有異而度量數制不容異也

禮記

